



卷一 诗

卷二 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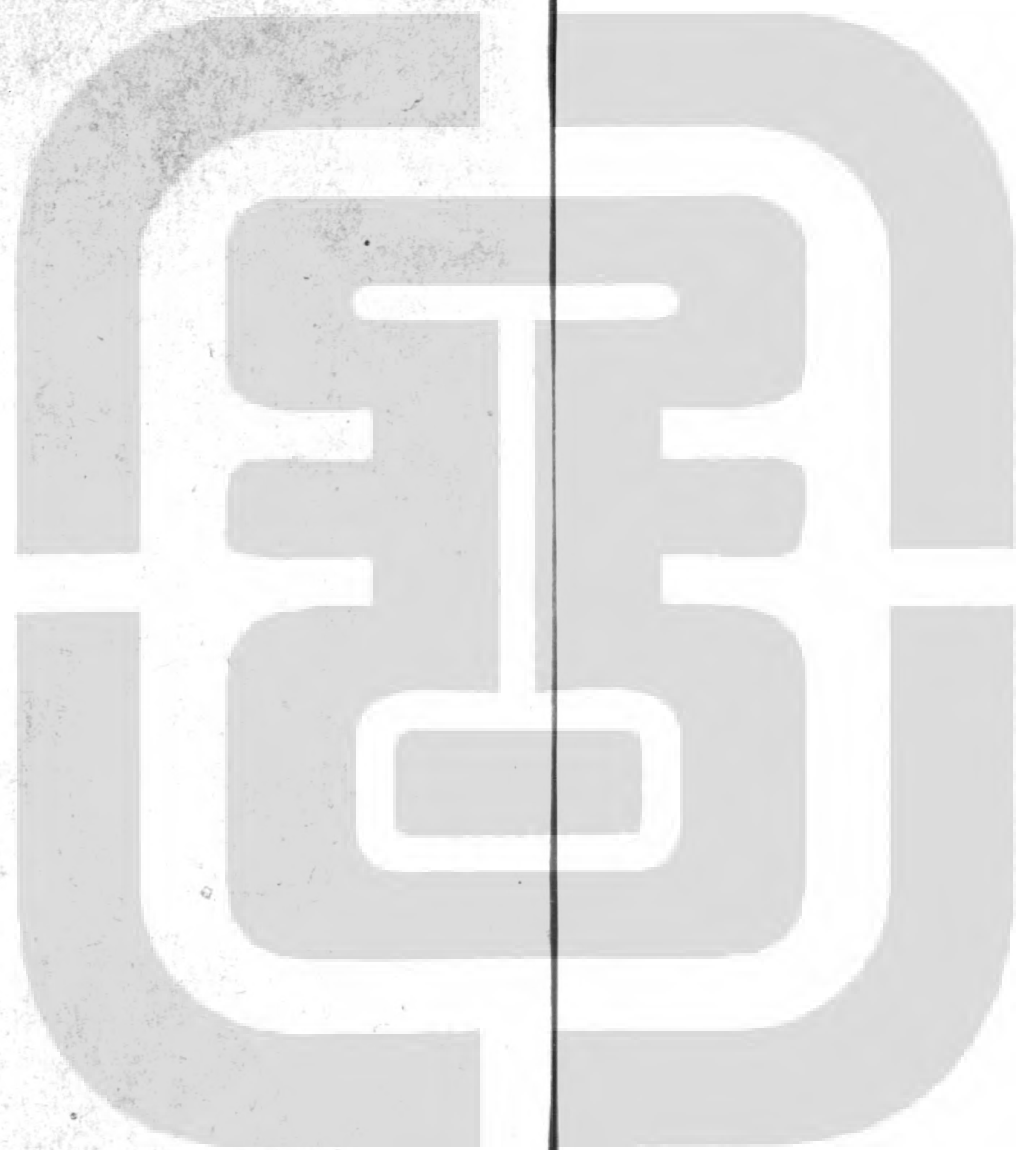
卷三 序

卷四 序

卷五 记

卷六 记

武溪集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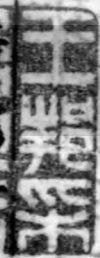


余少師襄公武溪集序

朝奉郎尚書屯田郎中

周源撰

夫性之相近其得也深文之參尚其體不一其辛互嗜華質異好其所由來尚矣尚書余公之才長於應變文亦如之不名一體初舉進士天禧天聖之間文尚華侈公以詞章鼓行名場取高第與尹師魯應技萃科公又為冠穆伯長歐陽永叔起文復古公亦變體棄華取質以道理相交與歐陽蔡諸公埒名價當時公鄉士大夫碑碣銘誌亭館記引道釋觀寺撰述



不得公文為不孝不可四方龔谷鏡辭聲相聞晚節
芸殖不落積原涵深益工遂完公倜儻負氣節以功
業為已任以文章恬職麗正落落不常范文正以直
言貶逐遠郡公以章採解忤權貴奪職監筠州商稅仁
宗慶曆中攬治斷英復置諫官四員公與歐陽蔡公
並命益奮不顧爭抨權倖溢於文辭知制誥使北戎
者三究機會辦方言賦詩虜庭推少文者作丞相忌
公坐習蕃語出知吉州不快意奪官屏居曲江九六
年遊山水益自肆於文學起知虔州宅父憂變瘵懷
智高閉形穴中積年蓄銳兵一日乘虛擣十餘州公

以農兵扞鄉里州將以公方略聞於朝起公於家知
潭州未幾經略嶺西制賊盜公以輕兵蹕番禺城下
料賊勢獨上言賊無他志止欲復舊穴爾寬朝廷南
顧憂遂與狄宣徽青孫密諫沔以兵邀歸路賊兵精
甚逆戰歸仁鋪我軍出左右翼橫絕賊陣以鐵槌擊
之盡殪獨其首竄窟穴兵馳其地脅特磨酋豪誅智
高并擒母子以獻戮于藁街磨桂崖為文築京觀于
邕作記以旌武功志與氣兩雄故觀公之文可以知
其武矣復鎮潭帥青與廣聲張實副才大取忌官止
八座不登三事文不化成儒效不極賢人君子所以

為之齋咨痛惜矣嗣子尚書屯田員外郎仲荀編公遺篋得古律詩一百二十碑誌記五十議論箴碣表五十三制誥九十八判五十五表狀啓七十五祭文六凡二十卷泣而謂源曰先人知君深常五薦君於朝得君文及書必命別藏巾篋序先人集非君而誰源不敢辭而為序云

武溪集序

嶺南人物首稱唐張文獻公宋余襄公二公皆韶人也韶郡二水夾城流自灑來者曰武溪洄水自庾嶺下與武溪合是為曲江張公既以曲江名其集余公之集名以武溪蓋有意以匹張歟予家嶺表極南之徼自少有志慕二公之高風每恨其文不行于世於張公文僅見其羽扇感遇等數篇余公文僅得其潮說及諸書判蓋莫能覩其全也求之天下幾三十年今始與曲江集並得於館閣群書中昔孔子言夏殷之禮杞宋不足徵徒以文獻不

足之故解者謂文典籍也獻賢人也二公之集之
存豈非嶺南文獻之足徵者乎予嘗恠柳子厚謂
嶺南山川之氣獨鍾於物不鍾於人曾南豐氏亦
謂越之道路易於閩蜀而人才不逮其然豈其然
乎夫人才莫大於相業南士入相在唐僅三數人
張公之後有姜公輔劉瞻皆嶺南人也當是之時
南方之士以功業顯蓋未有或先之者也進士科
興江以南士固有與者然多在中葉以後且終唐
之世未有得倫魁者張公在開元時已以道侔伊
呂科進而大中間開建之莫宣卿亦已魁天下選

矣然則二子之言果可信乎史冊所載嶺南人才
固若落落然間有一二率皆秉忠貞礪名節求其
所謂巧宦佞倖者蓋絕書也世之人因二子之言
往往輕吾越產予故因序余公此集而發之初得
公集手自鈔錄僅成帙聞先妣太宜人喪解官還
家携以過韶韶郡太守蘇君韓同知方君新通判
涂君暉請留此刻郡齋中且求為序予既免喪乃
書此以引其前非但序公文也蓋假公之文獻以
徵吾之言且用以為越之人士解嘲云
成化九年龍集癸巳仲春初吉

翰林院侍

講學士瓊臺五清序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武溪集卷第一

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贈尚書左僕射果贈少師謚襄公余靖

律詩 五言

送曲江知縣趙節推

命將久征蠻騷然數載間柳部共屯兵夫七千餘人千里鼓旗閑刀盾無私蓄盡輸官庫耕桑有復還歸
之民並居民此休息遺惠重丘山

寄題廣州田諫議頤堂

退食公堂暇應無俗慮侵簾開雙燕外吏散百花陰

海城逍遙境祭途淡泊心政成先養正惠愛及民深

送僧惠勤歸鄉

舊國起歸興三江一棹輕夜吟逢月白曉渡趁潮平
楚岸雲藏寺吳宮水繞城羨師塵外去何日濯吾纓

題劉太博棲心亭

宏構小侯第避權長掩關地分金穴貴人共白雲閑
野色春墻外池香暮雨間燕申忘萬慮吏隱敵箕山

送薛秀才歸鄉

半歲接高論一朝歸故關道存慙設醴主禮不腆別深愧前哲
易忍登山進即龜龍瑞退當江海閑無為牽俗趣碌

碌利名間

雙松在故縣

自古詠連理多為陽艷吟誰知抱高節生處亦同心
風至應交響禽棲得並陰歲寒當共守霜雪莫相侵

新息道中遇雪

寒深雪壓春去去祗傷神巢穴有歸鳥路岐無住人
遠光天共白夜色月相親獨酌不成醉自嫌名利身

次韻酬孫明復見寄

門外車塵絕罇前俗慮無輕身脫羈絆曳尾得泥塗
出處天真在炎涼物性殊寄言欽雅意相望隔江湖

送海琳遊南海

觸目盡塵累如師真不群
圓明水中月去住嶺頭雲
意為乘風快名應過海聞
脩然此高迹世網慢紛紛

荔香亭

虛亭何所賞為愛菓中奇
氣稟南方秀生當火王時
渡淮嫵橘變經度笑梅衰
不共花爭艷殘鶯莫傍枝

送容州杜秘丞

官滿一舟歸高懷俗骨馳
家藏唯翰墨民政在聲詩
秀氏陳生為詩言政甚詳氣勁秋霜並吟多
夜月知知賢無路薦

何以報明時

謝連州沈敏丞惠石

遺我巖巖石拜嘉賢史君
何當天共補應免玉借爽
想自乘槎得知從飲羽分
試將簪畔累尚帶故山雲

寄題寶峯山玩雲亭

指月猶為幻玩雲應強名
遙思一雨潤能使六塵清
望岫幽人興觀空達士情
何當扣禪闥高論俯軒楹
留題龍光禪刹呈周長老

尋幽逢勝地方外趣無垠
雙澗流寒月千峯鎖暮雲
路盤塵境断世係祖燈分
却愧留題處猶須說見聞

送峽州推官

决科繼漢策佐郡得荆關地勝詩鋒銳兵銷檄筆閑
略岐高鳥外城郭白雲間媿盡應餘刃何入薦襦還

留題澄虛亭

湖光湛寒碧簾影拂芙蓉魚戲應同樂鷗閑亦自來
雨餘輕靄合竹外雜花開久欲留詩去慙無綺靡才

靈樹喜長老厲疾見寄次韻酬之

鳴韶山下客多病似吾身每想彌天辯誰為問疾人
泉清偏照月松瘦不知春未遂尋高論相遙一水濱

和伯恭殿丞登武江門樓懷揚叔武太保

徙倚江邊檻旌旗望處遙交情深暮薰風韻渴聞韶

寄遠緘靈藥迎歸蟻盡撓伏波新蕩寇氣入嶺雲飄

同李秘校譚負外宿月華上方

上方逢夏夕月色徧千山但覺星河近偶同江海閑
事拋興廢外談極有無間却笑明朝俗紅塵隨馬還

同李秘校譚負外月華長老謁慈濟禪師

會宿寶林道場

祖堂留勝迹再宿此登臨雲月自明暗山川無古今
谷聲猿嘯遠泉脉虎跑深共到忘言處休論佛與心

送施屯田知太平州

天閔漢郎居新榮刻兔符趨曹蘭在搯到境駑先驅

地望遙分楚州封半入吳仙科存俊望歸路約蓬壺

送欒駕部

賦政古循良恩威著一方疲民戀冬日黠吏畏秋霜
直道經摧折公心愈激昂米鹽躬細務繩墨謹周防
度嶺囊裝簡攀轅父老忙林詩如有詔持此續甘棠

寄題田待制廣州西園

善政偏脩舉增完池館清地含春氣早月映暮朝生

石有群星象

庭際羅立舊名九曜石

花多外國名

異花皆舶上所來嶺北無之

與民同雉兔邀客醉蓬瀛翰墨資吟興雲泉適野情
鎮應持左螭快欲鱸長鯨積霽藏樓閣馴鷗識旆旌

甘棠留美蔭高倚越王城

訓和蘇夢得運使

選任逢明主休嗟尚散郎遠均天雨露全撫越封疆
早振連城價嘗陪照乘光官途更險易人事變炎涼
遽喜輶軒至同期遠俗康交情重推致民意樂舒長
况有江山助無懷節物傷樽前且歡醉一別又相望

塞上

漢使重頒朔胡臣舊乞盟烽煙虛書表玉斗絕霄竊
虎落雲空鏖龍堆月自明祁連山更北新築受降城

送李廷評知福清縣

世闕茂儒紳
既闕寵命新
縣圖遙盡海
鄉樹密藏春
俟帳鸞將老
登車雉已馴
行聞趨召節
舊美政如神
子規

一叫一春殘
聲聲萬古冤
踈煙明月樹
微雨落花村
易墮將乾決
能傷欲斷魂
名韉慙自束
爲爾憶家園

桂源早行

聞鷄已行邁
策馬更徘徊
月色依山盡
秋聲帶雨來
自堪悲玉璞
誰復築金臺
薄宦空羈束
西齋長綠苔
桂源曉別秦珏河湟

迴館逢清論
長亭慘別襟
亡羊南北路
躍馬利名心

酒市搖風噉
花村鏤霧林
行行俱得意
結綬有知音

山館

野館蕭條晚
憑軒對竹扉
樹藏秋色老
禽帶夕陽歸
遠岫穿雲翠
畝田得雨肥
淵明誰送酒
殘菊逸墻飛

微涼

蛟綃蟬翅薄
湘簟水紋流
雨送三金伏
風生一葉秋
檀欒踈影亂
蕙萼遠香浮
飛蓋宜清夜
天高掛玉鈎

晚至松門僧舍懷寄李太祝

日暮倦行役
解鞍初息肩
有霧昏臨水
寺風勁欲霜
天蓼浦初開
鴈人家半在
船思君正悵
黃葉更翩翩

湘中送人

離謳方揭耳別緒已凄然
草蔚湘纍浦花殘蜀魄天
嶷山晴拂漢啼竹冷澄煙
後夜思君意空歌皓月篇

慧照大師

已向南宗悟尤於外學精
士林傳字法僧國主詩盟
初地形容古彌天語論清
因君支遁輩徒擅養鷹名

遊水南寺

雙刹聳浮雲層軒絕世塵
松溪千蓋雨茶圃一旗春
夜梵龕燈暗朝香篆火新
暫未猶求日堪羨白蓮人

暮春

草帶全鋪翠花房半墜紅
農家榆莢兩江國鯉魚風
堤柳綿爭撲山櫻火共烘
長安少年客不信有衰翁

宿山觀

孤枕秋宵來山寒夢不成
殘燈背窓影急雨帶溪聲
未分山中老空思日下名
區區如逆旅此際若為情

和伯恭殿丞遊西峇山寺

休澣約過從寧論隘與恭
溪光染醺綠山色秀芙蓉

最秀者曰芙蓉峯

乍霽千絲雨齊張萬蓋松
岫孤如欲遁逕

曲似相逢共快雲霞志更
尋麋鹿蹤髦披吳國紵杖
拄蜀郊筇奔布東西剎鱗
差遠近峯禽喧五色聚鐘

迥六時椿興廢雖留日榮枯莫湯骨忽驚雷出地未
省雪經冬陰谷鳴歸鶴靈湫起應龍跳梁窺巢抗縹
緲入花蜂磴滑并蘿躡巖幽半薜封竹間泉繚繞煙
外草蒙茸民樂謳謠洽春和氣象濃吟多資雅興望
極動離悰有語憐雙鷺無虞羨大楠橫麓數畝歸來
却回睇暮鵲已重重

送岳師歸贛川

千里起歸思脩然物外身海山經處霧梅嶺到時春
藥更開新楮庭應長舊筠年衰重方術聊此送行人

謝伯恭篆屏蟾硯

古硯蟾蜍滴文屏薤葉書世間多倚伏休歎橐中虛

宋詩云橐中
奇物為基輪

享廟詩 慶曆四年造

裸獻遵彝典時思展聖謨猗那百世祀孝愛萬邦孚
禮盛郊丘配感因霜露濡承祀光德劭進冊報仁劬
想見先猷遠恢洪介福俱明靈欽至治純嘏被歡呼

裡郊詩

函夏恢文治裡燔講禮隆物兼明德薦天以至誠通
制度親祠盛威儀陟配崇戎容儼仙仗霽色照郊宮
國典書昭事神禧報屢豐端闡宣大號王澤浸無窮

仁宗皇帝挽詩二首

丕承三后績盛烈古難陪
納諫書囊集談經殿閣開
御弧圓月滿宸翰舞鸞回
冠劍雖歸葬英風萬祀恢
四十載居尊勤勞條化源
精裡敦舜孝至治布堯言
武尚包戈節刑寬解網恩
遺弓初奉諱雨淚徧乾坤

古詩

遊韶石

世務常喧囂物外有真賞
結友探勝槩放情諧素想
韶山南國鎮靈縱傳自曩
雙闕倚天秀一逕尋雲上
長江遠縈帶衆巒疑負礪
千里眇平視萬形羅帷象

日影避崑崙翬頭冠方丈
青螺佛髻高群玉仙都啟
霞城晴煜燭桃溪春浩蕩
仰攀霄漢近俯瞰神魂恍
澗深溜如織巖虛動成響
造化與真質妙畫胡能倣
賤子生海隅逢辰辱朝獎
靡成彝鼎勳甘從丘壑性
鷲馬禽戀故林困驥畏羈
鞅茲遊得幽深同懷樂清曠
世言帝有虞胡南聲教廣
丹真卜巡幸翠華臨蒼莽
簫韶曾此奏鍾石無遺像
但覺薰風存愉然天籟爽
姬公著治典歷代所遵仗
九野奠山川萬靈通肝膈
醫閭與吳嶽半列戎夷壤
四時迎氣祠猶煩禮官掌
况乃祝融區群物資含養
來儀威鳳居樂育菁莪

長膚寸起成霖崇高一方仰躋之佐衡霍無慙公侯享
南齊新植牡丹初冬忽開數朵愛玩不已
因而感詠呈知郡中舍

嶠南足暄候秋葉不凋霜孤根自北來繡葉忽葩張
嗟爾本國艷秀色含天香淑氣入春華園苑生輝光
豪家走鈿車珠翠妍新粧貴門陳廣宴金碧開華堂
惟恐風雨至不盡歌舞狂意態占韶景衆媚曷能妨
今茲植荒園空齋圍短墻節物寒蟬後林木野梅傍
胡為吐奇卉特此昧溫涼祗知逢日暖豈測非春陽
蜂蝶不爾採壞欄啼夜螢伊予久杜門荆榛三徑荒

獨酌難成醉徙倚徒傍徨憐爾守常性幽叢不改芳
遊山五題

題白蓮菴

長老琳公舊隱之地

掩室昔宴居冥心遺萬化蕙萼本無染紛華共高謝
夜禪衫月落晨齋庭鳥下棟間雲氣浮地面秋香詫
演法辭故樓幽蹤賁寒野蠟屐此向遊願結宗雷社

題憇賢亭

虛亭遲嘉客登臨日相繼松篁夏吹寒煙霞暮江霽
高興山光遠急影波聲細區區榮利途扁舟暫時憇
贈青林庵主

佛性深如海中邊見各異道在有無間語論皆兒戲
幾多名利僧妄習諸家氣貪嗔尚纏牽生滅何由離
三世古今佛豈離根本智捨此覓菩提誰證菩提位
吾師識自心有為皆委弃宴坐不知年了了忘言意

遊大峒山詩并序

予嘗恨遊觀山川皆前賢所稱圖籍所著者耳未能
索幽訪異輿音馬迹之外得古人所遺絕境一寓其
目狀其名物與好事者傳之無窮也韶之境富於山
水而佛刹占勝相望於野其名聲洽于四方者無幾
因閑居里舍與上饒從事子元王君擷其遺槩得大

峒焉始自州治水行七十里得月華山捨舟楫肩籃
輿道樵徑又十五里乃至是山觀其旁磳犇峭秀倚
天際絕頂之上千里在目日浮月沉雷驚虹斷隨方
下睨晦明異壑則雖丘垤衆山蚊蚋聚落不足論其
高也相與拂幽石翳脩林澗聲冷冷清入毛骨真可
遺世而絕俗豈獨據憂賞異而已耶各為詩以誌之
自漢武帝元鼎六年庚午歲始平越為郡縣凡一千
七十年至皇朝建隆元年庚申歲始有僧建刹而居
之又七十九年始為什方院又二祀康定元年庚辰
歲始有衣冠遊者豈天作地藏有所待哉王君暨同

游本郡布衣李訪月華山羅浮達二禪師咸書名于
長老習公方丈壁云
十里松檜風萬仞斗峭壁陽崖雷自奔陰壑雪猶積
勢爭衡霍雄地控楚越扼胡為千載間名未光圖籍
物乃因人彰聞人於在昔不逢巢許高箕山亦頑碧
我今共遊覽道遙非俗格劇論窮古今玄談叩虛寂
攀蘿躡孤峯和雲坐幽石濯纓清冷泉留為不朽迹

留題龍潭

峭嶺盤遠郊幽泉生石罅沮洳成深潭神龍隱其下氣
昏雲霧朝光寒風雨夜絕境隣梵宮餘波沃農稼秋
態月色澄晴蛟虹影射勢非蛟室卑名將鳳池亞存
身此蟠螭得時扶造化何當歲大旱移秋救函夏

送陳京廷評

曲江居嶺阨楚越封疆間去異時置治官歲入不盈
萬將漕擇材能招徠委成筭扇橐大野烘鑿礦重產
斷閩吳荆廣人奔走通昏旦千夫即山鑄畢給未酬
半三監居江涓憮輦日充羨地官奏計最速為天下
冠嘗聞卜大夫名聲傳史漢素履騁脩程逸足何由絆
酬黃都官舟次近垆見寄次韻
南州苦炎酷薄官淹翹雋怙然賢者心五稔若一瞬

歸程江海遙
水日風波進
屢經溪壑險
且樂帆檣順
忽傳郵驛音
雅行渾金振
披襟許見過
握蘭欣入覲
衡門久索居
黃陂渴餘潤
觀止君子容
玉光窺千仞
高談盡今古
不獨期廉蔣
相逢勿惜醉
別去生家客

和王子元過大庾嶺

秦皇戍五嶺
茲為楚越隘
尉陀去黃屋
舟車通海外
峭巘倚雲漢
推輪日傾害
賢哉張公君
鑄鑿濟行邁
地失千仞險
途開九野泰
安得時人心
盡夷陰險闕
湖鄉檢旱回
入南路夜宿
江寺對望郭
郭高城鏤夕
靄遠水浮秋
空此時行役
心展轉如飛
蓬

路入淺沙斷
堪慟車轍窮
豈無舟楫利
枉道非所從
雖有泉石趣
暫到徒怱怱
兒啼不入門
敢辭身徇公
夢歸身未歸
薄官真池籠
披衣復起坐
驚鴻鳴西風

送林秀才南歸

紅塵倦客遊
綵衣歸故山
凜凜朔風勁
携手江之干
江聲萬雷震
帆影孤鴻翻
脩途南盡海
小雪淒人肝
不但川陸險
所思在承顏
親膳足甘滑
家居富林泉
懷安實敗名
無為樂立園
好爵靡羨賢
早奮冲天翰

松門守風

彭蠡古來險
湯湯貫侯衛
源長雲共浮
望極天無際

傳聞五月交茲時一陰至颶風生海隅餘力千里瞠
萬竅爭怒彌驚濤得狂勢涌恐楚山拔聲疑夏鼎沸
妖蜃吐濃煙層臺誇壯麗奔雷鳴大車連鼓聲粗厲
豈誠陰陽爭長憂天地閉孤舟一葉輕飄如浮在綴所
以泝汭人未嘗貪既濟逆猶上坂丸順比飛鴻翅直
待浮雲收乾坤廓然霽湖光百里平波色連天翠然
後榜蘭橈以避蛟龍害進退其遲留克保無祇悔我
願脩身首體此操舟態動靜惟時幾畏慎存緘芥跬
足雖平易盡心防曖昧長如履險時終身不危殆

夏日江行

解組趨宸闕扁舟泛江練健鴈齊鳴輕帆雲一片
水濶煙難收雨昏風易轉曲浦逼留多脩程夢魂倦
舟子怯風波終朝股交戰預憂雷電驚先喜虹蜺斷
安知農夫望只顧行人便愚儒有所思自愧心如面
追惟亡異才承恩得為縣盤錯非所長耕桑當勉勸
十日愆一雨灾恐延農畔靡麥幣與牲群望走之徧
山川未應誠兼畏不敢飯霈然得嘉澍荷天知免譴
何以迅流間遽逐庸夫變江淮民存饑糟糠未充膳
粢盛苟無咎豈將風雨怨玉燭長均調寸進真君願

過大孤山

有形天地分設險山河壯孤山鎮南服峩峩楚之望
中立亡所倚屹然恠其狀石峯入春空翠柱椿秋浪
片時起雪痕萬頃排霜杖噫氣專吸呼橫流以溟漲
行人多躁進那解明得喪不顧風濤險半就江魚葬
挂席經典旁徃徃乞靈既遂因孤獨名塑立輕盈像
綽約姑射姿夢魂巫峽想如何方面祠終古承其妄
五岳視三公降殺不過兩不然為子男何以通祀享
四氣均分風條融各有掌避其怒勢亦可利攸徃
亭育天地心憑險恣正直鬼神德非名奚獨饗
不使悔吝侵庶幾忠信仗在人不在神勿為虛稽顙

觀釣

趨塵寒浦波桂子秋空月煙濕釣綸輕雨濺苔磯滑
健鯉吞香鈎錦文紅鱖鱖將為沸鼎遊勢窮猶煦沫
椿頤閑悵望江湖晴蕩漾奮鬣就其深族類能相忘
胡為貪一餌委身力机上寄言洗耳翁迹名真可尚

讀車千秋傳

漢武好迂誕江充專險賊引對大臺宮君臣自相得
世亂讒人勝姦謀多造飾元良天下本搆蠱遭熒惑
春坊一動推前星冷無色忍為扶蘇誅掘節儲君側
屈釐亡廟謀轉戰同昏蝕臣心無以明野死不容息

千秋初奏疏翩翩舉其直一言能寤主破怒成悽惻
歸來及望思層臺起東域徒步取卿相分茅非舊德
因思壺關老先此陳奇策嘉言若時用生歸當有益
徙薪不蒙賞焦頭為上客漢道用人輕取笑羞夷狄

送希昱上人求嘉觀親

閩闔西風高振錫吳門去三江碧浸天惟持一盃渡
敗葉梧桐秋雲中求嘉樹借問何言歸親蔭桑榆暮
再懷生育仁聊為馨潔具聆師金石詞鄭重加欽慕
陸梁原上獸群居先識毋嗷嗷林中鳥斂翼受子哺
云何蚩蚩輩勝衣復能語口腹徒自豐骨肉如行路

師本談空人浮雲無去住未出輪回身歸心應有悟
臨岐索贈言愧乏雕章句願逢採詩官當令不孝懼

山寺獨宿

柴車走縣封窮途秋耿耿急雨帶溪聲殘燈背牕影
驅馳下士身淒涼旅人景山寒夢不成愁多知夜永

詠史

王氏席世寵垂組馳朱輪五侯同日拜四塞黃霧昏
妖氣徒勃勃爵王各終身富貴若在天禍淫真謬云

寄韶石長老求栢栽

森然桃李陰當春皆手植更求青青枝要見歲寒色

寄鄧秀才求桃枝接頭

自漸閑索居豈會顏色盛愛渠真不言可以通三徑

和王子元中秋會飲

混元鼓橐四氣平西商之氣爽且輕望舒按轡出東
海孤輪斲水碾太清碧落坦夷輪不停銀河浩蕩波
無聲千家萬家調管絃唯恐遊氛翳至明秋深夜永
景澄霽老兔不死穴青冥世間榮謝易反掌得意難
與良晨并我謫閑官歸故里君承新渥來江城相逢
並座叙離闊把酒共見圓蟾生嫦娥耐間不肯嫁破
鑑再合光熒熒白露乍零群動息浮雲一開萬目傾

但知吟嘯樽前樂勿問區區時世情高人洗耳讓天
下下士紛膺爭杯羨賢愚相遠九牛毛寵辱去就何
足驚醉鄉無關好遊處勞生萬慮徒營營

代贈

幽房寂寞時香散輕袿衣可憐夜永不成寐苦恨春
殘猶未歸歸來一見伸脩眉寶桂新聲逐調移多少
相思說不盡淚滿玉壺著自知

送溫陵莊君崇班赴長樂都尉

新命升鵷序辦嚴辭浚都去乘關吏傳歸搃戍兵符
雲闕逢鄉樹風和見海樽南枝羨君樂遣我憶尊鱸

武溪集卷一
留題許國博申申堂
律詩七言
宴居瀟洒一齋寬
每到高談暮忍還
境勝自容巢鷺
託時清誰顧卧龍閑
橋前水石紛華外
窓下琴書寂寞
間兼濟未成歸
有地羨君因此
轉思山
送凌屯田知和州
粉署仙郎守一麾
都門別岸柳依依
定知春雨隨車
至且喜秋風破浪歸
仁政便當聞虎渡
治聲猶在隔牛磯
君前宰儂今亦懇
懷章請假道尚應
鱸正肥

武溪集卷第二

律詩七言

留題許國博申申堂

宴居瀟洒一齋寬
每到高談暮忍還
境勝自容巢鷺
託時清誰顧卧龍閑
橋前水石紛華外
窓下琴書寂寞
間兼濟未成歸
有地羨君因此
轉思山

送凌屯田知和州

粉署仙郎守一麾
都門別岸柳依依
定知春雨隨車
至且喜秋風破浪歸
仁政便當聞虎渡
治聲猶在隔牛磯
君前宰儂今亦懇
懷章請假道尚應
鱸正肥

送任祕丞知長興縣
懿文通識氣飄飄二十年来困下僚
吾道本將忠許國世途休歎老
登朝囊袋冷落堆青簡衙署幽深枕
畫橋預想吳人蒙美化海鷗桑雉共逍遙

暗隨春力起冥冥微物寧知造化情
律變漸逢冰雪解風和應助羽毛輕
塞雲空閣歸猶遠魚網稀踈意尚驚
不學鷹鷂因肉飽背人鵬去恣飛鳴

謹吟五十六字攀送仲求殿丞之任
穎川竊惟嚴君國傳掛冠歸閑而仲求兄弟為

鄰郡守倅其榮至矣誠欲賦述詞不逮意
一門三組序西雝又見雙旌並訓農三釜親庭交祿
養夾河子舍接鄰封酒闌風雪催行色吟際江山助
筆鋒我亦思親求郡綬東湖南浦好過從

和王子元同歸曲江有感

年少登科今白頭不才多病分歸休
深恩未報雲天施弱質易驚蒲柳秋
進退無機常蹭蹬窮通知命自夷猶
相逢莫問市朝事綠水青山是勝遊

齋中為藥與千葉御米花對發招伯恭飲
嶺南卉木少珍奇且喜逢春具數枝
百祿大來唯酒

美一年全盛是花時芳心未吐蜂先到秀色如凝露
暗滋猶倚攔干忍虛過可能垂顧習家池

賀運使學士分散僑人

狂僑數載擾湘東多謝招降息戰攻千里山川還漢
界萬人戈甲卷秋風牛羊野放狼心伏鷹犬間眠兔
穴空不獨事寧論爵賞須知全活有陰功

聞樂駕部度嶺因寄

又接賢規見準繩還朝猶聽頌聲騰安民慮遠疆封

靜祐計司以僭冠黃裳三十餘人富國材高帑藏增
君二歲市銅八百萬斤銀二十萬兩一歲鑄錢二千萬貫野老賡歌除橫歛三溪

并草虛量子歲出錢千縉以供僑入君皆罷之侍臣交表薦殊能近聞侍從諸公累表
薦嶺頭若著關官籍可察孤清節似水國家於嶺道未著檢察過嶺之事制若行之則清污可分

同黃宰遊寶林精舍書祐長老壁

浮生萬慮日營營同訪禪居耳目醒尋勝已窮煙靄
外談空應有鬼神聽松筠不變春長在風雨無時地
本靈便擬構庵來結社莫嫌頻此扣巖扃

恩守賴上謝和叔見寄次韻

六載心閑類死灰豈期朝獎念麤材鳳啣君命從天
降鵲喜郵音度嶺未恩重乍驚三采綬使專仍詠一

枝梅切磋甫得依賢檢疾惡剛賜愈不回
層樓幽趣稱登臨望遠憑高豁素襟
茶酒等閑忘世慮溪山最樂是家林
松聲帶雨千峰外潭影涵虛落照深
此景為君珍賞甚起予歸興欲抽簪
訓蕭閣副惠末利花栽
素艷南方獨出群只應瓊樹是前身
自緣香極宜晨露勿謂開遲然晚春
欄檻故將賓榻近丹青重整畫圖新
移根得地無華裔從此飛觴不厭頻

先賞牡丹寄提刑考功

花期何事早追陪
鷺米遷喬燕未來
曲檻為逢春日暖
香苞先逐曉風開
旋邀歌舞同儕樂
却歎光陰急景催
可惜韶妍莫虛擲
餘芳留待使車回

又和寄提刑太保

常記臨岐把酒盃
芳心應得見歸來
不從去日丁寧約
已向東風取次開
清燕固難停燭待
雕鞍須是著鞭催
欄邊殘艷猶堪賞
莫使韶光過了回

和伯恭自造新茶

郡庭無事即仙家
野圃栽成紫筍茶
疎雨半晴回暖氣
輕雷初過得新芽
烘褫精謹松齋靜
採擷繁滋澗

路斜江水對前萍髮鬢越既新試雪交加一槍試焙
春尤早三盞搜腸句更加多謝彩牋貽雅賦想資詩
筆思無涯

和王子元重陽日千善寺會飲

人生聚散苦難期且喜清遊酒滿卮秋徑却逢黃菊
日春風休惜落花時仙翁有識應須避楚客多愁亦
強為好景莫教容易過醉吟何必羨踈籬

無擇啓伏觀

舍人尊兄新創西園輒成拙句用伸紀獻
祖無擇皇恐上

臺閣清風正凜然歸休車騎曲江邊及親已具三牲
養負郭新添三頃田萊子長年醫采服衛公雅意樂
平泉官閑道在心無悶惟惜光陰事簡編
初聞結駟訪幽齋拂曙呼僮掃綠苔方愧蓬蒿開徑
晚已驚騶馭過江來林間載酒情偏厚門外回舟事
可哈交態于今易離合感君敦舊重徘徊

無擇啓伏象

舍人尊兄許借山居要術因成長句以請
祖無擇皇恐上

張衡已作歸田賦，
況勝仍脩種樹書。
願借山居精要術，
欲將嵩落寄吾廬。

谷祖太傅借山居要術

經濟諒周當，
世務收藏敢秘老。
農書相逢莫羨山居好，
歸去蓬山有直廬。

送張如京知安肅軍

賜戟銜恩出斗城，
塞門迢遞草初青。
新提司馬臨戎節，
舊應衣烏近極星。
叔子成吳長綬帶，
單于歸漢已空庭。
地橋自得家傳策，
不問人間太白經。

送劉學士知衡州

朱轡新命漢諸侯，
地扼荆湘占上游。
醜淥水聲侵古堞，
祝融峯色入晴樓。
畫岳三組鄉扮過春，
擁雙旌嶽寺遊。
番直星垣歸緩步，
謫仙通籍著瀛州。

送黃秘校南劔州司法

早年援筆氣飄飄，
尚屈區區補郡寮。
苦椽去平三尺法，
急賢期赴一封軺。
舟衝柳市吟春畫，
帆卷江風宿暮潮。
及著萊衣過鄉梓，
循陔多羨擷蘭芳。

送蘇祠部通判洪州

天家頓網極詳延，
果見鴻風頌得賢。
庭拜外官聊試治，
史分新策入編年。
江淹賦筆雖傷別，
郭泰歸舟只

恐仙南國勿思終計最蓬丘番直即和鈇

和胡學士館中庭樹

仙材封植九重深
苒苒何年別故林
曉色半籠青瑣闥
春光長在玉山岑
靜臨高閣翻清吹
坐見羈禽息密陰
林羨井梧能待鳳
凌霜堅守歲寒心

送楊學士益州路轉運

芝函新命直仙蓬
又見岷山叱馭忠
玉佩曉班辭日下
木牛秋粟轉褒中
花時井邑蚕叢富
徵外人家棧道通
竒技刺文頻詔約
此行應更變民風

思壽陽寓居高氏園亭

嘗借芳園石文家
幽樓無復羨紛華
敬蘇氣爽雲生棟
卷箔香微露泣花
桂向淮山分月魄
桃從秦洞得仙葩
別來追想清閑境
悔褫方中走棧車

和遂卿張學士暑夕

危坐空齋暝色低
三金才伏火將西
煙濛細草流螢度
月上疎林倦鵲棲
全看野棠交羽扇
枯槔隣圃響疏畦
中宵爽氣奪炎熱
却笑班姬謾慘悽

送舒太博通判眉州

通守方忻再命新
東風疎雨拂行塵
封疆遠入魚鳧國
岐路正逢蠶市春
彭岫曉嵐迎畫隼
錦江晴綠照

送舒太博通判眉州

國岐路正逢蠶市春
彭岫曉嵐迎畫隼
錦江晴綠照

朱輪歸期不待更書至舊有清名在搢紳

送鄧秘丞知德安縣

里閨俊游心久降越臺成政俗敦龐香爐山下重為
縣閭闔風高還度江且喜恩威長及物莫嫌功業未
經邦公齋更近淵明宅寄傲情應卧北窓

送張屯田通判益州

數載關中聞美名可憐隨調却西征天臺晚帳令香
別棧閣秋霖叱馭行杜曲尚逢樽酒樂回溪應望白
雲生相期勉力宣新政側耳民謡起少城

送盖大博通判定州

都部署奏請

墨詔慤勤擢俊賢精求毗佐四方翰封疆謹守虛奴
塞旌旆仍親上將壇衰章帶霜秋馬健黃雲遮日暮
城寒燕南趙北邊之要旅拒馮君一策安

哭王子野待制

赤墀趨步近相陪印吏俄傳遠計來方冀君心辨忠
義豈知天意奪賢材堪傷棟宇同時葬聞與浙東元
同日襄事
空想銘旌此日回謫宦無緣親漬酒江邊長慟獨徘徊

竊聞

集賢侍郎政成公暇時出游覽因念青社

境物之勝長句四韻奉寄觀文殿大學士
戶部侍郎定州路安撫使兼知定州龐籍

上

政報公餘稱雅懷兩城煙樹盡樓臺波通龍口春戲

盛齡州廣同雲入山門曉望開嶺山一園館有詩

書命筆海邦無寇破蠻才當時不俟交符印恨夫嵐

亭展讌壘

到塞後有懷青社詩今錄呈

初到營陵春始回泱泱風物接梧臺魚鹽利重通闌

盛筭瑟聲和讌席開天際膚雲連岱色海中靈藥慕

仙才早知未許身閑去悔捨堯山石澗來並青州遊賞最勝處

靖啓伏蒙

觀文相公以靖忝承善政特寄嘉篇謹依

嚴韻和訓

幸奉前規盡所懷閑身走隱裕春臺山迴翠幌憑欄

見花簇紅房遠郭開青州紅社丹洛下有愛樹細民

思美化續貂孤迹愧非才南河舊事依然在襍飲杯

盤耻畫壘

次韻奉和到塞下有懷青社之作

十二山河壯東夏黃扉當日建行臺封陲自此緒衣

盡蠻校于今絳帳開相公重與學負海遂成安堵俗
濟川元是代天才者明雖樂歸閒趣睿騰巖廊後耳
來

和運使張學士惠詩

澄清數路擁輕軒列郡欽瞻已歷年談劇乍欣傾蓋
日酒深因惜落花天偶迴風鑒憐孤拙能聚星文愧
昔賢明日更迎山驛去不須容易到罇前

九日賞池會上酬王職方

雅集高談思豁然齊山依約對疎煙江城泛菊逢佳
節禁苑聞韶憶去年去歲九日適在闕下又厭風波驚世路且

同樽酒醉涼天今來古往情何異弄水亭邊戲畫船

和董職方見賀誕子詩

天幸依仁守列藩佳篇為賦荷謙尊因慙曩鼎無勳
闕且喜桑弧有子孫豈比芳蘭庭下秀預知苦李道
傍繁日臨庶獄虞陰謹敢望高開納駟門

和董職方見示初到番禺詩

五方殊俗古難并千載猶存故越城今子城及東有故

客聽潮鷄迷早夜三更湖上人瞻颺母識陰晴颺風

西黑雲起謂之颺母波濤洶湧天邊闊犀象爛編徼外生太守

不才當遠寄惟憂南畝廢農耕

題度嶺三亭詩

山巔層構與雲平，賢者新題叱馭名。為要澄清歸治道，不辭艱險表忠誠。南枝初見梅林秀，九折遙思劍棧橫。若使當時無遠宦，海隅何得有歡聲。

來鴈亭

南方舊說無燕鴈，歲序嚴凝亦暫來。天外每隨寒雨過，春前先逐暖風回。人稀弋射增休避，嶺南射俗厭魚罾。網莫猜况是弟兄封境接，登臨因此幾徘徊。

通越亭

行盡章江使水濱，雨暈梅館陟嶙峋。城中紹祚千年聖，海外占風九譯人。嶠嶺古來稱絕徼，梯山從此識通津。蔡學士弟兄新輿琛輦畫無虛歲，徒說周朝白雉馴。嶺路相接

靜臺

江城吏隱敞朱扉，旋築高臺迥翠微。景對雲山詩筆健，政移風俗訟筒稀。那將塵慮千方寸，但覺仙蹤在四圍。花木陰森魚鳥樂，暫來猶擬便忘機。

贛石

萬堆頑碧聳嵯峨，壅遏江流氣勢驕。鐵馬陣橫秋戰

苦水犀軍亂夜聲聳宮梁謾記莊篇峻灑頽休誇蜀
道遙怒激波聲猶可避中傷榮路不相饒

落花

小園斜日照殘芳千里傷春意未忘金谷已空新步
障馬嵬徒見舊香囊鷓鴣來似結啼鸞怨蝶散應知夢
雨狂清賞又成經歲別却歌團扇寄迴腸

遊應聖宮

驅羸遠遠出嚴闈雲構祠宮絕世塵伴鶴不知龜甲
子斲山多見藥君臣雨昏仙穴丹砂井雲映樓居玉
洞人只待策勲書竹帛抽簪來此卜比隣

西山

萬壑千巖闢物華樽筇閑訪道生涯一壇星斗脩真
館數里雲煙斲藥家魚戲竹溪寒影碎路穿松塢翠
陰斜桃源自有神仙宅未信明河八月槎

和錢學士見謝新栽竹

碧池深院斲莓苔鼓吹山前共得來高節最宜和雪
看虛心莫把夾挑栽膚清似玉休移石骨瘦成龍不
待雷若使菁莪逢此地也應同喜育良材

賀孫抗負外春書端居

萬事皆從適意休何須快馬騁長楸高人鼓吹鳴嗵

地當世神仙笑，楚樓燕到捲簾如。舊分花開逢雨最，閑愁僧來更學嘗茶訣。白乳槍旗帶露收。

許申工部招九華許亮山人因有和贈

聞說方平鎮往來，碧衣曾見立徘徊。中真久待茅君

會密信，頻教鶴使催。玉斧祖風應共繼，瓊酥實譙更

誰陪甫岳夫人傳云夫人西山五色從茲得，脫略浮

名薄似埃

謝孫抗負外惠酒

白衣遠遠到江樓，報道携壺助勝遊。醉眼便堪終日，富離腸先破一春愁。梅梢背嶺開猶晚，雪片當風舞

未休。此景滿腸方得意，不須千釀敵封侯。

馬當呼鷗不至，偶成呈同行諸官

昔年曾泛馬當灣，團飯喚鷗篙楫間。今日江頭飛下，應知人世足機關。

冬月茹青臺手有感

雪霜不到海山隅，隨分菌蔬助歡舖。萬物無情乘暖，長秦皇何事枉坑儒。

謝伯恭重陽惠酒

早霜新菊謾葳蕤，寇過人家空酒卮。俗重若酒去冬

奔逆今歲絕無舊醞多謝使君憐病廢，允教寂寞倚東籬。

再簡伯恭

十載京華九日期帝家園苑醉金卮今朝郭外尋僧
話坐聽寒泉遶竹籬

謝送篆文屏風因次來韻

一局聊將萬境祛非同得兔守枯株北窓枕畔添奇
物却想淵明舊日無

荅伯恭招碁

雖知坐隱妙通仙國手那能得萬全對面機關難測
度臨危一著謾爭先

端午日事

江上何人弔屈平但聞風俗彩舟輕空齋無事向兒
戲學繫朱絲辟五兵

端午日寄酒燕回都官

龍舟爭快楚江濱弔屈誰知特愴神家釀寄君須酌
酌古今媿見獨醒人

謝邕倅王寺丞惠鞞柳碑文

甫方異產足珠玕意必興譏不忍聞一見知君清白
節篋中唯貯色絲文

五色雀

羅浮有五色雀各被方色非時不見若士

大夫將遊曼山則先日羣翔寺僧以是為
候某庚辰歲謫官來遊將至之夕必雀亦
集感之成詠云

五方純色儼衣冠

尤可愛者朱藍正色若朝服焉

應是山靈寄羽翰

多謝相逢殊俗眼謫官猶作貴人看

寄襲長老

三徑荆榛盡力開千株桃李手新栽
慇懃莫恠尋嘉樹又喜春風過嶺來

曲江津亭謁華嚴長老見所賜御書因成

二韻

數年不侍玉爐傍夢斷千山隔帝鄉
今日見師堪下淚御書開卷帶天香

重遊英州碧落峒

幽景前賢限到難泉聲清淺出巖間
匡匡宦路重來

此

注歲征蠻廣州罷任

塵世難逢特地閑

感舊

醉吟曾共倚江樓穠艷清香萬柄秋
蕩子耳歸時已暮莫鴻鶩散水悠悠

送靈谷山人二相

萬樹秋風一路蟬渡頭重艤木蘭船
自慙感之類非奇

骨擬問清朝躍馬年

武溪集卷第二

武溪集卷第三

工部尚書文集賢院學士贈尚書左僕射

累贈少師謚襄公余靖

序

陳相公羅浮山詩序

孫工部詩集序

朝賢贈李駕部詩序

諸公送蘇屯田詩序

魯太傅臨川十二詩序

朝賢送寶珪詩序

宋職方補注周易後序

宋大傳左川雜撰序

宋職方憂餘集序

海潮圖序

送江秀才歸廬陵詩序

宮師陳相公留題羅浮山詩序

道家品天下名山稱洞天者三十六號福地者七十
二羅浮籍在洞天之七而岫穴北通金壇蓋蓬萊之
一洲神仙之聚窟豈獨榮公侯之祀擅登臨之美已
彼嵩少終南中條太華枕平名利之場故吟詠者日

爭咀嚼含嗽以買名聲而茲山磅礴海上寂寥千載
自非安恬愉樂幽靜者孰肯於名外摛為不世之觀
乎今宮師致政相君嘗於咸平中領郡來此帥其屬
而遊焉雉川煉藥之區景泰冥心之地咸有留詠共
成四章觀夫大君子之存誠也卷道而遠迹不羞於
窘遭時而調元不謂之泰所以托言寄意安於適而
已矣故其解相印如脫屣豈不素樂於閑曠哉博羅
令黃君以曳裾之舊而希其高惜其粉字塵蠹恐湮
沒而不紀遂買石而移之以永其傳某躡屐來遊會
其鑿刻因書歲月于石

孫工部詩集序

詩之源其遠矣哉唐虞之際君臣相得明良賡載書于帝典又周之興也姜嫄后稷配天之基公劉置父艱難之業任姒思齊之化文武太平之功莫不發為聲詩薦于郊廟被于絃歌協于鍾石者矣周召沒而王迹衰幽厲作而風雅變然亦褒善刺過與政相通蓋所以接神明察風俗道和暢洩憤怒不獨諷詠而已迨夫五言之興時更漢魏而作者衆矣大抵哀樂之所感情性之所發雖丹素相攻華實異好其有樂高古縱步驟局聲病拘偶儷為體不同同歸比興前

哲論之詳矣其屏居嶺服北來交問殆絕和叔繼以三編見寄自華原通守至廬陵典城七八年間凡得千首觀其屬精篇翰託情諷諭目之所經迹之所接一事一物亡虛聞覽其間藩輔大臣之美績道義良朋之榮問泉石四時之嘉景關河四方之行役有美必宣無憤不馮雖語存聲律而意深作用固當遠敵曹劉高揖顏謝兼沈宋之新律跨李杜之老詞其他靡曼之作不足方也且其取譬引類發於膏臆不從經史之所牽不為文字之所局如良工飭材手習規矩但見方圓成器不覩斧斤之迹於詩其深矣乎世謂

詩人必經窮愁乃能扶造化之幽蘊寫懷辛之景象
蓋以其孤憤鬱結觸懷成感其言必精於理必詣也
和叔自關中用兵時即佐華京預聞邊事以材召入
御史府屬莫徠作梗於湖湘奉詔安集遇讒失職守
景陵再謫倅漢陰數年徙沔上軍壁乃得剖符廬陵
其繇歷周旋萬里間邊風塞葦隴雲江月凄切羈孤無
不經涉其為窮亦久矣今天子憂勤求治四海無波
羗戎佞順祥應臻集旣已脩孝治祀明堂矣方將升
中岱宗告成天地而寤寐英傑討論儀矩和叔當於
此時扈從法駕褒禘帝功紀朱草赤鴈之瑞賦我將

時邁之什歌於園壇薦於太室與吉甫清風之頌相
照千古乃詩之用也豈獨窮愁稱工而已哉

朝賢贈行詩摭存

古之賢士大夫尚冲退而輕進取者無他焉蓋所以
敦止足遠奔競激貪冒勵風俗也隴西李氏奕世清
德其守廬陵自今致政駕部嘗以詩序一編見寄乃
朝賢贈行之為也首則先正尚書以蓬丘佐著辭榮
就養次則令元貳卿以霜臺獨坐避權請郡末則傳
政駕曹以春官屬僚解組歸休皆未及引年之典而
掛冠勇退故三朝夙德二府名臣臺閣清賢搢紳儒

望率用揄揚高趣詞詠素風或詩或序共美行色
又其豫章所居構閣東湖之渙不雜囂滓有雲泉之
致不出戶庭雜魚鳥之樂朝廷文雅之士聞其風而
慕之咸寄英詞刻在翠琰欲俾摠序錄之以為子孫
之藏適會某負謗去官不克從命越十稔矣今茲駕
部文洎令子比部司門二君悉以書見貽復叙前意
且司門之書曰大門世父詩序各在一石今欲合而
傳之且予兄弟執先妣之喪已終矣兄當僦僦還臺
定乞便官奉養日夕侍立未嘗臯議及此况老父十
年之意不為不勤矣吾友之文不可斬也某伏首惟

念當世儒宗故司空李公助故翰林宋公白故宮保
晁公迥皆有詩故翰林楊公億前相國晏公殊皆有
序於李氏世德非不光矣豈假鄙拙乃益其重耶幸
而獲交其父子間今勤如是雖久廢筆硯敢怠於詞
哉於戲求之舊史累代華顯傳龜龍衣紫者多矣至於
習守退靜脫去榮利並踵其高者尤難其人可尚矣哉
故直書而序之凡序五首記一首詩一百三十二首
列之于石傳無窮焉

諸公送蘇屯田詩序

今天子皇祐紀元之四年廣源州蠻人寇嶺南燔毀

一十二郡殺三郡守驅掠吏民還擄邕州王師數萬
討之明年大敗蠻衆留屯萬人于邊凡民之供役運
糧餉完城壘未得休息又明年改元至和詔以田曹
副郎蘇君夢得充廣南西路轉運使轉運職緩於期
會則軍用或窘急於聚歛則民力益困必須周才通
人乃稱其任初政府以資叙進擬數人上懲其苛細
並却之及見夢得姓名遽可其奏夢得正直自守上
知其名故自陝右越錄見徙乃知吾君之愛撫遠民
不獨專於利權也前相國太師杜公弼諧元老叙朝
廷任賢恤遠之意著於篇詠賓客王公當世宿儒龍

圖包公在朝清德歟丞王君後來文傑並繼其作以
寵斯行其年十二月君下車出諸公新什為示故直
叙所聞以刊于石

曾太傅臨川十二詩序

古今言詩者二雅而降騷人之作號為雄傑僕常患
靈均負才矜已一不得用於時則憂愁恚怒不能自
裕其意取譏通人才雖美而趣不足尚又欲著於言
議而莫由也今茲得罪去朝守土濱江同年不疑曾
兄惠然擊舟見顧間日共言臨川山水之美因出十
二詩以露其奇其詩皆諷詠前賢遺懿當代絕境未

嘗一言及於身世陶然有飛遁之想通哉不疑不以時之用捨累其心真吾所尚哉遂題其篇

朝賢送寶珪詩序

僧徒裾袂日撒公卿之門不可勝數其宴見而款談者固少矣來以誠接去以言贈又加鮮焉名高方外無忝延譽僅有存耳湘衡之郊梵侶尤盛遊方而歸主盟禪席得之嶽麓珪師焉昔遊雲水名動京師息以南還逾十稔矣一日出諸公送行詩一軸率今之名賢因其言旋繼成雅詠師皆摸其墨跡勒之翠琰鸞鳥鵲交者金石流潤前所謂去以言贈無忝延譽者

也窺玩數四不能去手師乃跣請進序所得遂書之
篇首

宋職方補注周易後序

易之道深矣自漢興有施孟梁丘京氏費高諸家之學列于庠序而傳異詞師異說往往入于五行讖緯之術故其學中絕焉王氏之學傳自魏晉盛于隋唐之際大有言陰陽變化人事得失不悖於三聖不蕩於術數故獨為學者所宗近世言易者復以奇文詭說相高自成一家之言考之卦爻象彖繫之微有所不通矣今廣平宋君貴之補注周易蓋懲諸儒之失

而猶去異端志在通王氏之說合聖人之經字有未
安意有未貫必引而伸之用明文王周公之旨初著
易明數十篇後得唐郭京舉正之說意與已合遂採
郭氏舉正與易明相參綴于經注之下辯墜簡之所
缺啓後人之未悟朱墨發端粲然可觀其自叙詳矣
於戲古之儒者以明經為本兩漢名臣未嘗不以經
進自儒林文苑派分已來搢紳之士視經猶蓬廬
耳貫之學必稽古言皆貫道以詞章取科第以通博
副名實皇祐五年歲在荒落補注既成聞于旒宸俄
頒中旨附郵投進其明年變事平息因談經義遂得

奏御副本為示迺周而研之嘗觀劉氏鉤隱圖言宓
犧氏因龍圖龜書之文以畫八卦又言天五地五大衍之用
謂其深於數者及觀貫之之釋以謂宓犧稽象於天
取法於地觀鳥獸之文通萬物之情以畫卦奚獨取
於龍馬之圖耶又其言乾坤之策生於四象其於尼
父之經輔嗣之注亡所戾而有所明焉固可秘之藏
室流之學宮寧止是正文字而已哉歎其言近旨遠
故題而序之

宋太博尤川雜撰序

康定建元之明年歲在實沉廣平貫之以奉常博士

移刺瓊管途繇曲江因出文藁四編示其一曰劔池
編次曰龜城集次日尤川雜撰次日永平錄皆一官
所成之集也且曰劔池永平二集今待制宗人子京
暨大理丞王君子元各爲之序以冠篇首尚以尤川
一篇累吾執其自量識淺才下幸得同登桂科十八
年矣宦途蹉跌連蹇江嶺之間雖復膝口費詞揄揚
褒歎不爲當時所信矣益其重輕哉辭不得免乃言
之曰夫文者經世之具也六籍坦明萬代之法自戰
國而下諸子紛紛各挾所長之術以成一家之作文
章之道於是判矣近世以詩賦取士士亦習尚聲律

以中其選署第之後各圖進取或以吏才成績或以
民政疾懷或因簿領之煩或耽燕私之樂迴顧筆硯
如長物耳其能業官之暇孜孜文史以究當世利害
著之篇牘豈非懷文袍質未盡其用精力有餘不忘
於學者乎嗚呼道之難行也久矣今觀貫之始以鐵
錢一議忤於守臣而險人協心卒成讒毀可慎也已
大史公曰人意有所鬱結不得通於道故述往事思
來者論書策以舒憤乘空文以自見豈非此耶貫之
行爲時所推存乎子京之序至於自致遠大發其蘊
蘊繫乎逢辰之會此但序一集之意云耳

宋職方憂餘集序

君子之道行之當世以爲範言之後世以爲稽詞章
之作寄謀賞而明教化也同年貫之自登第以來後
政退公之暇朋遊獨處悲歡榮悴未嘗不發於文故
於著撰爲多今論思近臣侍讀龍圖宋君子京侍講
龍圖趙君祐之搢紳聞人王子元巖穴高士李泰伯
並爲君之集序其言文之體要道之用捨極矣皇祐
四年以溪獠干紀侵軼郡縣某自喪次中起爲桂林
守兼總師政貫之自由江守移倅廣西漕車明年蠻
事平息得還郡治劇談之次貫之復出居艱所著文

集命曰憂餘索序於某讀玩數四惟增感歎嗚呼古
之君子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不欲餘事亂哀思
也某不幸執親之喪不得終其哀遠墳墓去几筵驅
馳壘場萬里之外貫之喪中所著則改葬議及齋文
清詞而已後世之措豈不高哉故泣而叙之云耳

海潮圖序

古之言潮者多矣或言如橐籥翕張或言如人氣呼
吸或云海鱗出處皆亡經據唐世盧肇著海潮賦以
謂日入海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自謂極天人之論
世莫敢非予嘗東至海門南至武山旦夕候潮之進

退弦望視潮之消息乃知盧氏之說出於胸臆所謂
蓋有不知而作者也夫陽燧取火於日陰鑑取水於
月從其類也潮之漲退海非增減蓋月之所臨則水
往從之日月右轉而天左旋一日一周臨於四極故
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
彼竭此盈往來不絕皆繫於月不繫於日何以知其
然乎夫晝夜之運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
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日三刻有奇潮之日緩其期
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至晦復緩一
晝潮若因日之入海激而為潮則何故緩不及期常

三刻有奇乎肇又謂月去日遠其潮乃大合潮之際潮始微
絕此固不知潮之准也夫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稱前三
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極大望亦如之非謂遠於日也月
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之去來亦合沓不盡非謂近於
日也盈虛消息一之於月陰陽之所以分也夫春夏晝
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為陽中秋為陰中歲之有
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濤之
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昔竇氏為記
以謂潮虛於午此候於東海者矣近燕公著論以謂
生於子此測於南海者也又嘗問於海賈云潮生東

南此乘舟候潮而進退者耳古今之說以為地缺東
 南水歸之海賈云潮生東南亦近之矣今通二海之
 盈縮以誌其期西北二海所未嘗見故闕而不紀云
 嘗候於海門通州海月加卯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
 旦而平日緩三刻有奇上弦則午而平望已前為晝
 潮望已後為夜潮此皆臨海之候也遠海之期月加酉而
 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日入而潮平上弦則夜半而平
 望則明日之旦而平望已前為夜潮望已後為晝潮
 北東海之潮候也又嘗候於武山廣州望月加午而
 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午而潮平上弦則日入而平望

則夜半而平上弦已前為晝潮上弦以後為夜潮月加
 子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夜半而潮平上弦則日出
 而平望則午而平上弦已前為夜潮上弦已後為晝
 潮此南海之潮候也

送江秀才歸廬陵詩序

古語云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昔田文以
 齊相之重封君之富邑入萬戶皆盡於賓客其食客
 三千有餘人遂能折秦之謀而成齊之強一旦齊王
 以毀廢之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迺知人情向背
 古今常然某忝位於朝毀廢而歸痛絕賓客日尚惶

武溪集卷三
懼矧敢以死生貴賤責人之交哉江君秀才文清而
識遠雖嘗辱撤裾門下而亡力推致忽自廬陵涉江
逾嶺惠然見顧其色溫然其談毅然非仁義不出諸
其口真有道不同於俗者也嗚呼嘗聞大將軍青仕
遇既衰而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
不去史氏以爲羨談今之士大夫能爲人軒輊者豈
少哉迺肯間關千里訪我陋巷益所以知君之義增
我之媿耳及其告歸以詩爲送

感君千里遠相過晤語經旬接粹和上客杯盤祇炊
黍主人門巷正張羅海山霧暗紅塵少嶺路梅黃細
雨多日暮津亭送歸恨唯知極目望煙波

武溪集卷第四

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贈尚書左僕射

累贈少師謚襄公余靖

論

堯舜非謚論

漢武不宜稱宗論

秦論上

秦論下

漢論上

漢論下

武溪集卷第四

正瑞論

姚壽論

三統論

帝郊論

堯舜非謚論

跡驟五帝德規百王者有堯舜焉言常道尼父首之於書大一統馬遷列之為紀釋者云堯舜謚也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後之學者罔不宗焉愚嘗考世系之端辨質文之變頗疑是說請試明之粵自邃古聖人迭興真淳乍散制度未備尊虞赫胥以前

未有姓氏皆以教民之事而名之鑽燧改火則曰燧人穴處巢居則曰有巢是也迨及三皇顓推五勝乘火德者曰炎帝應土運者曰黃帝少昊金天亦襲其故迭觀興廢漸有兵戰自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則因其名顓頊與嚳則其名也帝摯帝堯帝舜亦其名也以國言之則顓頊稱高陽氏帝嚳稱高辛氏堯帝稱陶唐氏帝舜稱有虞氏皆以所興之地為國號也帝摯非改姓易代之主故不稱氏以名言之則顓頊嚳摯堯舜皆名也項正也嚳極也摯大也堯高也舜華也古雖敦朴知以美字為稱固不疑矣夫謚法著於

周公蓋三代之際世有僻王嗜音酗酒者有之荒禽
冒色者有之飾非復諫者有之却忠害賢者有之欲
使聞美號而知勸見惡謚而思懼書易名之典為觀
行之則此周公之制也豈以周制而逆觀堯舜之世
耶且堯之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當群臣舉善之
初肇降試難之善未顯賓門納麓之功未著安有對
萬乘而不稱其名在側陋而先定其謚哉斯固知其
不然也明矣釋者又云受禪成功曰禹豈舜受堯禪
而不能成功乎夏商之王以名為號者多矣仲康太
甲之類是也禹之保邦莫非堯舜之制而加以繁文

經禮為有捨誠勸而就質略哉若以夏道尚質則禹
非夏耶愚謂周公之著謚法也特取堯舜禹湯之名
以為訓解將後之下武守文者慕其名而襲其行也
周人以諱事神諱其名而稱其謚者周道也謚興於
周為得彌文之實

漢武不宜稱宗論

創帝基革天命濟率土於塗炭者祖之盛恢聲教同
文軌納蒸民於富壽者宗之最存則詠其德沒則觀
其謚所以叙昭穆於百世之下配禘郊於群廟之上
親雖盡而不毀者祖宗之隆也昔武皇之撫運紹炎漢

之重熙拓蠻夷之境則衛青去病之勲立而民疲於
干戈矣惑神仙之談則少翁樂大之寵宗而吏煩於
祠祀矣悅韓嫣之伎而處以副車則君臣之位失矣
信江充之譖而誅及戾園則父子之恩絕矣舉其大
槩何昏如之至于即世之日群臣加謚曾不為靈若
厲而反注其武廟為世宗虧周公之法敗三王之制
當時洪儒碩生如夏侯勝黃次公議其樂章遽抵詔
獄不亦甚乎且祖有功宗有德若夏之少康商之太
戊武丁皆廢而復興不失舊物然始謂之宗也周人
自文武而下雖德如成康刑措不用宣王中興姬道

再盛廟在迭毀亦無異號暨乎漢室高帝以英武持
起世嬰刃籍戴之曰祖斯固宜矣孝文崇仁義省刑
罰弭兵革服節儉而囹圄空虛寓內太平廟稱太宗
斯又宜矣孝武雖廟地斥境而亡德及民不加惡謚
固亦幸矣尊之為宗無乃失其正乎或曰孝武雄才
遠略高出百王西開夜郎之境東建朝鮮之郡匈奴
徙庭甌越請吏脩典禮嚮儒學登封告成而漢之制
度於是乎備若如所論不亦過乎曰抑士雖關兵已
黷矣遠夷雖服民已耗矣樂府雖盛雅亦亂矣泰山
雖封制亦侈矣文景之俗由是而儉可勝道哉末年

下哀痛之詔進筦摧之術有富民之心而不能得其道也世謂漢家雜以霸道愚於武帝觀之魯霸者之不及代廟弗毀後嗣何以觀乎西漢稱宗者四而東漢無復區別至于安桓亦有廟號其失自武帝始故著論云

秦論上

前世高論咸以河山之險秦得百二遂并天下者地勢便利使之然也所以秦秦進計田肯建言著之史牘千古稱善愚謂秦人之興有由然矣自伯翳至於秦仲率以立功克守其業而僻在岐雍諸侯以夷狄

商之穆公之世得人而昌廣地開國悉由任賢之勲矣百里奚亡虞之臣也而授以國政孟明奔軍之將也而委以師律引咎自責卒復河西之地由余在戎公以為憂當其來聘也降千乘之尊接以殊禮坐則曲席食則傳噐及其來歸以客卿待之故能益國十

二闢地千里遂霸西戎而抗衡中國矣暨乎即世之日三良殉葬國人哀之賦以黃鳥秦人不復東征數世不競者奪其善人故也及孝公嗣守宗祊七雄並立當是時齊威楚宣魏惠燕悼悉已稱王韓哀趙威亦復強大諸侯力政而同室甲矣孝公增脩穆公之

德寤寐賢者列爵而尊之分土而與之衛鞅以彘公
子求見遂用其謀開阡陌急耕戰法行民便亦以稱
霸後世遵用先軌范雎蔡澤離疏釋驕而取卿相任
賢之術速於置郵卒能滅二周吞六國而并天下者
用此術也且蘇秦及復之臣燕王一聽其言合從山
東秦人不敢窺函谷者十五年以此思之一賢之功
堅於山河遠矣在用與不用耳湯以亳武王以鎬而
王天下其政何如哉百二之說於是為負

秦論下

世言秦所以亡者趙高讒邪胡亥蔽惠毒痛齊民四

海瓦解而宗社墟矣愚心嘗以為亡秦而賊天下者李
斯也秦人據形便之國氣凌山東穆公任由余孝公
用商鞅而霸業基矣楚饑食虎視累世橫務焉有起剪括
鰲握其兵穰魏睢澤執其政斥地滅敵日如其強李
斯始以儒學西游於秦乃進一六合兼諸侯之說秦
人除逐客之令以從其計破縱擅橫卒并天下以斯
為相且斯以布衣徒步游說數年而取宰相不為不
遇也海內既一屬心於斯六國厭戰爭之苦兵待我
乎偃秦人困廬并之廢土待我乎闢父子薄擾鋤之
異民待我乎教斯學帝王之術居輔弼之地脫或戴

其君於成康之列躋其民於仁壽之域如反掌耳而乃背戾古始後本塞源燔棄詩書愚弄黔首絕尺寸之封以孤其勢侈封禪之制以驕其心築宮彌山川勒銘徧海內戮誹禁偶語刑繁令淫國紀隳矣紀綱既隳四國不危者未之有也世子者所以接統而著代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古之制也故曰太子天下之本本根一搖天下必蕩安有著名儲貳而握兵邊徽廢弦誦之大業習鼓旗之末節衣裳顛倒莫甚於茲默而不言焉用彼相及沙丘之變趙高以襲近之資啓亡國之言丞相當於此時正人臣無將之誅以

視天下召扶蘇而立之從先帝之約扶蘇仁明備嘗險阻輔以治道可致太平若剗去嚴刑罷遣謫戍民無怨讟則秦之社稷未可量也斯惑趙高之詞越錄而技胡亥小人在位兵徭並起使四海之人血膏邊城骨填驪山比屋罄罄半為盜賊尚乃建言督責以固恩寵豈不愚哉賊屠三川卒被高譖黃犬之歎得無晚乎使胡亥得位趙高得權皆斯之由也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斯之謂乎故曰亡秦而賊天下者斯之罪也卒被五刑非不幸矣

漢論上

史氏以孝成委政外家祿去王室哀平二帝享年不
永賊莽乘之盜竊神器漢祚中絕者孝成始之也竊
謂漢家之禍不始於孝成蓋孝惠源之陳平者決而
泄之使其橫流不已瀰漫于景武宣元之際孝成復
敗其隄防而極於昏墊也昔者高皇帝逐秦鹿而得
之英雉樂推遂正宸極后族呂氏侯者三人奉朝請
食租賦而已賞刑大議未嘗及之孝惠即祚植性仁
弱呂后殺三趙王號令自出惠帝不能以新造之漢
正亡窮之法定君臣之分專生殺之柄而乃感人疏
之酷意不久生自促壽命以成高后之勢不曰孝惠

源之乎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非功臣不侯彼陳平
者用辟疆率爾之辯尊王諸呂分將南北軍中宮稱
制以臨天下當是之時向無周勃朱虛之謀齊楚諸
侯之兵使祿產體不近下一有羿浞之材則漢之社
稷幾為他姓所得矣不曰決而泄之使其橫流不已
乎厥後魏其侯以竇后兄子武安侯以王后異父同
母之弟並託肺腑繼為丞相孝武最稱英明而田蚡
為相權移主上上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此蓋
近中宮之勢而用之內積憤懣而宣於言也衛青霍
去病雖以軍功取大位然亦因叔房之重孝昭之時

上官桀父子霍媼之謀幾傾漢室皆帷廡之親也許
史丁傳之家印囁囁若若分茅士握符節秉鈞軸
乘朱輪華轂而朝者不可勝數不曰瀰漫於景武宣
元之際乎漢之鼎所以不移者賴忠賢之士間而持
之耳及孝成之在位也趙氏娣弟專寵賊害皇子王
氏五將世權外檀國命故莽因元后之勢席諸父之基
肆其姦險以取名器復緣哀平短祚國統三絕張禹
師舟之輩諂諛邪佞故取宗室幼稚未能持國者授
之以令天下使漢祚中缺者職此之由也不曰敗其
隄防而極於昏執乎西漢之禍於是乎在

漢論下

前史稱光武中興再造漢室戮新都驅赤眉應四七
之主賞謀臣疇戰功得萬世之利以為胙土錫壤不
侈其封域帶河礪山充保其胃嗣因謂高祖創漢基
刻秦制封宗子王異姓或連城數十或裂地千里兵
足以張其威權賦足以充其嗜欲故韓彭英盧身陷
菹醢繇世史學罔不推論咸曰高帝之賞也地廣力
疆所以速叛建武之封也國小勢弱所以易寧於是
謂高祖之策為非而光武之謀為得愚雖不敏嘗謂
不然何則賞元勳誅大憝者法也順世機息民患者

時也聖人立法先乎順時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
王伐紂時也秦并六國蚕食天下尺土寸戈不在他
姓一夫奮臂四方瓦解豈封建之罪乎高祖以巴蜀
僻左反攻三秦東戰滎陽與項為敵當此之時叛王
驕將爭逐秦鹿者衆矣咳下之役子房請捐山東之
地以與功臣楚乃可滅夫言捐之者非漢之有也且
陳餘於項氏無纖芥之勞環封三縣尚怨項籍況韓
彭者名雖君臣勢等隣敵不設重餌其誰肯來豈能
以區區侯爵制其去就哉安可比吳鄧輩強迫數四
而已邪及世祖之興也出自宗室 翦除凶醜以順

制逆以仁易亂因思漢之民成復漢之業先帝馭臣
之與奪得以增損前世建侯之利病得以沿革於是
限其土宇削其兵衛足以奉其身而酬其勲杜震主
之權大使指之臂終能全其首領不陷刑戮者斯亦
可制之時矣使高光易地而居勢不可奪禮曰時為
大順次之宜次之其此之謂乎必若美世祖之權則
可矣若又短高皇之失策則非觀時之術也

正瑞論

夫上古明王言為天下法動為後世則猶恐怠惰故
立左右史以規之是則史之設所以謹言行於一人

正褒貶於千古不獨紀歲月辨赴告而已矣三皇墳
五帝典記言之史也楚禱杞魯春秋記事之史也訓
誥誓命之詞得失存亡之跡發簡可見未聞祥瑞之
言焉迨于兩漢則有赤芝白鴈醴泉甘露卿雲寶鼎
之應豈古史闕畧而後史該備乎蓋有司失為史之
本意也敢謂國之興也在乎德不在乎瑞國之亡也
在乎亂不在乎妖故堯以敦九族和萬邦而興舜以
舉十六相去四凶則又興禹以平水土興湯以行仁
政興周人以積行累德興夫是者雖無祥瑞可不謂
聖且治乎癸以侈奢亡辛以累虐亡厲王以聚斂亡

幽王以女色亡夫是者雖無妖恠可不謂昏且亂乎
桑穀生朝高宗復商熒惑守心景公安宋此則明君
在上妖不為害矣魯獲麒麟哀公出奔漢鳴鳳凰平
帝失國此則闇主在上瑞不為美矣仲尼筆削春秋
書日食地震山墮星隕蟻生鵙飛之變者非廣乎異
聞也蓋欲人君責躬脩德見災思懼而臻於治也特
於篇末因麟之無應以明述作之意耳其他瑞則無
聞焉鶴舞晉庭龍見渭水不由德至斥而弗叙若是
之比求名而亡則聖人微旨可見矣子長孟堅推輪
恠謀其啓國也以斬蛇大澤為受命之符而英雄之

畧棄矣其定制也。以龍見成紀為易服之感，而古
人之象隳矣。及乎蔚宗，患其失實，則云某郡上言某
瑞，以示微意，與其疑而列之，曷若正而削之之愈乎。
今之郡縣，時報祥瑞以為紀事之瑞，愚謂非良直之
法也。必若德施於民，效易其俗，賞不僭刑，不濫則四
靈為畜，日遊於君之宮，沼郊藪矣。又何用索異傳，恠
感天下之耳目，執苟薦紳者，默而不言，則示之後嗣
得無懼乎。

姚疇論

古者天子之立史官，也不獨紀歲月遠近，辨朝會同

異而已矣。蓋以王者居億兆之上，喜任陽春，怒如雷
霆，予奪生殺，無不從也。故立史以謹其言，動動則左史
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以示後嗣，欲其畏後世之名，而
不敢過舉者也。竊見兩漢而下，有唐制度最為詳備，
而史官廢置未臻。大中敢試論之，唐之脩史，其術有
二：武德故事，小省之官更直，近陸執筆對仗，隨而撰
錄書之，方冊謂之起居注。姚疇建議，東鈞之臣訐謖，
便殿嘉猷，善經退必編次，送之史館，謂之時政記。於
是周官六史之職不復甄叙矣。累朝著作之局不復
刊脩矣。疇議既行，而起居之官立於外朝，仗退之後

跡便踈遠雖延英數刻之對聖人有泣辜解網之言
應機成務之謀不可得而聞也若非宰臣撰述則軍
國政要何由知之絲是而言有不可者三焉古者帝
王不得見當代之史何則史之爲書不隱惡不虛美
謂之實錄史而可見則其臣不敢以實書書而不實
爲已誣矣實而不諱爲已戮矣不得見史者以此也
宰臣監脩是使自司其過者也其不可者一也昔者
成王尚幼與唐叔戲翦桐葉而與之曰以是封汝明
日太史上輿地圖請封唐叔自是成王終身無戲言
夫是則史官常在左右也今史臣隨仗出入則是用

史臣於頃刻之間耳戲言過行尚奚史之畏哉其不
可者二也古者大臣不掌注記故董狐得以直筆於
晉南史氏得以執簡於齊設有史官外朝既罷則目
不見帝王之容且不聞帝王之言近臣奏對孰邪孰正孰
諛孰諱咸莫之辨也用他人注記爲已之筆削天是
則史官失職莫甚如此其不可者三也語曰使廉士
守藏不如宿鑰之固也使義士分財不如投鉤之平
也何則有情之與無情也夫以廣淵之謀居望亮之
位緝熙度績裁成萬機而復代史臣撰述固亦勞矣
向使房杜姚宋擊轂軌而自序策略人猶疑之脫不

幸而有元載盧杞當其任則安所取信哉太宗文皇帝正觀中所論政體皆可冠冕古今粉澤王度著在方冊昭昭然者史臣得侍於內朝故也姚疇雖知注記之詳未知先王立史之意一失其源而莫之敢議惜哉

三統論

夫王者受命必先改正朔易服色者蓋示民之有初也故三統之義於是彰焉然而先儒所論止及三王之世是以夏之寅而黑商之丑而白周之子而赤可得以述也至于堯舜以上則雖仲尼之說亦無聞焉

豈非旨深而意遠乎而鄭康成之徒則據此而逆推以爲舜與周同堯與商同高辛氏迺與夏同正朔三而止文質再而復自古而然也非但不經抑亦於帝王之道有所昧焉嘗試論之夫帝王步驟不同文質亦異三皇正曆歲准攝提古之爲君因民而治故唐虞已上無變易逮夏后之繼統也自以德衰不及二帝又知夫時將醜矣必示之以制度故其沿革頗漸於文是以小正之說尚黑之義於是著焉然而服色有所尚而正朔不必改也但紀之於政令而已故仲尼稱述三代則曰行夏之時蓋以其合於古而得天

數也禮因於虞而不言其所損益者蓋謂此乎及湯武之革命既以兵勝俗又寢弊欲示民以改作而新其耳目俾知夫令出諸已故有服色之變又以服色之制本象於正朔商人以建丑而易寅新其令也尚白而變黑象其朔也周之尚赤而建子由是興焉然三王之易服改正必取三微之月蓋以君之出令象歲功陽氣之始也足以垂訓於百王文質制度於斯備矣後王雖興制作不出於此也故仲尼曰其或繼周者百世可知其此之謂矣夫謂正朔三而止者月過三微不可以垂法也斯亦王者之制耳安可及於

上古哉且五帝之書二典存焉其堯之書則曰敬授人時順曆數也又曰日中星鳥以正仲春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此則分至之候正在四仲契古曆而符夏正也又烏闡建丑之說乎舜在璿璣以齊七政審已之德當天心與不爾至於歷數亦不異於堯又曷觀建子之言乎及其制服則曰觀古人之象故山龍日月之度較然可知也又何服色之改乎然則五帝之德淳三王之俗薄德淳則制簡俗薄則政備故三統之義起於三代而雖自太昊或推五德之運蓋順天之數也正朔則無所更焉至三王則政有偏矣夫有

偏則有弊故後之興者必舉其偏而救其弊也若謂
文質可推於上古是則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此三
正者又可行於帝王之代乎斯見其不然也自秦漢
以下服色但依於五勝此又不可推於三王亦明矣
康成既已失之而杜祐孔穎達之徒復引爲證疑誤
後學甚矣夫

禘郊論

先儒之所以解經者蓋欲導前聖之淵源啓後學之
鈐鍵援古有據垂世不惑者也祭祀之儀國之大典
今之禮經以鄭注爲正而康成釋禘祭之文前後駁

雜大傳曰禮不玉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鄭云
謂祭感生帝於南郊也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
郊嚳祖顓頊而宗堯鄭云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
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皆謂
祭祀以配食也觀鄭所釋似有未悟嘗試論之夫禘
者宗廟大祭之名也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謂虞氏
之祖出自黃帝不立廟祧故五年盛祭則及之夏亦
禘黃帝商周禘嚳蓋姓氏所出是爲遠祖也諸侯之
禘則降於王者止祭始封之君不得禘姓氏所出之
祖故曰諸侯及其太祖是也而鄭謂太微五帝禘王

而王者之興必感其德因其所感別祭以尊之故以感生之帝祭於圜丘而祀上帝於南郊唯據緯書以釋經義太微亦為星象昊天亦謂北辰蒼穹之號遂有六天郊丘之名分為二祀斯皆舛謬深用軫惜何則郊與圜丘俱是祭天之所王肅所謂猶玉城之內與京師異名而同處也豈可郊丘分為二祀祖宗合為一祭乎康成俱以禘文在郊祭之前其祀必尊當為圜丘皆罔研經意肆其臆說耳又以祖宗五帝五神於明堂不德配寡天德配衆鄭之此說殊為失禮誤取孝經宗祀之名以解祖宗之義乃以二主泛配

五帝若謂太微五帝即則鄭說太微與昊天上帝為六天矣天尚無二安得有六按天官書太微宮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不在穹蒼之例若以為太昊炎帝之屬耶則又非仲尼配天之意也周禮曰王將旅上帝張氈案設皇即祀五帝張大次由此言之上帝之與五帝自有差殊豈可混而為一乎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蓋若周人尊文武之功不毀其廟非謂配食明堂者也鄭引孝經而反違其旨惜哉漢承秦滅學之後遂使儒者進無經據康成最為明禮而於禘郊之義不能盡之故其釋祭法即云祀感帝解大傳

即云祭昊天箋周頌又云大於四時之祭而小於裕
注左傳稱郊配靈威仰箋商頌又稱郊為祭天首尾
紛拏自相矛盾孰為辨之哉

武溪集卷第四

武溪集卷第五

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贈尚書左僕射累贈
少師謚襄公余靖

記上

大宋平蠻碑

大宋平蠻京觀誌

韶州新置永通監記

海州社稷壇記

同遊泐溪石室記

韶亭記

湧泉亭記

韶州新脩望京誌

韶州貢水館記

韶州新脩州衙記

大宋平蠻碑

聖宋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在宥之三
十一年天宇之內海渚之外旣表卉服罔不率俾粵
五月蠻賊儂智高寇邕州陷其郭賊雲衣冠驅虜推
艾遂沿鬱江東下所過郡縣無壘壘倏然寇至吏
民棄走因得焚蕩剽鈔無所畏憚乃攻圍廣州五十
餘日不克大掠其民而去然所存者官舍倉庫而已
百年生聚異域珍玩掃地無遺矣國家於嶺南不宿
重兵故賊起三月而後師集蔣階張忠素號驍將相
繼覆沒由是畏懦者望風潰走賊鋒益熾逼連賀毀
昭寶再穴于邕矣驛騎繼聞上甚憂之樞密副使狄

公青以爲將帥之任言難其才若再命偏裨事一不
集則二廣之地禍連而不解矣亟自請行天子聽之
遂改宣徽南院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都大提舉廣
南東西路經制盜賊事九月拜命既授禁旅仍啓以
舊鎮騎兵荆湖銳卒從行十二月至桂林督部伍親
金鼓然後兵知節制矣明年正月甲辰至賓州先是
鈐轄陳曙領步兵八千潰于崑崙之關公推其罪首
斬曙及佐吏已下三十一人然後人知賞罰矣兵將
股慄咸思用命是月己未引師至邕城一舍賊悉其
徒以逆戰公之行師雖倉卒道途皆有行列賊至駐

先鋒以接之公憑高望搗騎兵以翼焉賊徒大敗追
奔十五里斬首二千二百餘級生擒五百人尸甲如山積于道路爲署將相死者五十七人是夕智高焚
營自遁復入于蠻中先是命湖南江西路安撫使樞
密直學士孫沔入內押班石全彬過嶺與廣西經略
使余靖同其經制東西路賊盜故命公督大提舉然
孫石贊謀而軍中悉稟公之節制賊之再據邕也農者
輟耕商者輟行遠邇惶惶不聊其生及公之拜命也
朝野之論中外歡然以方召之才兼機軸之重出剪
狂蠻無噍類矣賊之巢穴曰廣源州交趾之附庸也

父爲交趾所戮遂棄其州奔南蠻界中淵藪恃傲以
僭稱號自名其居曰雲南道各南天國再名其年曰
景瑞曰啓曆雜名其左右之人白侍中開府已下署
之其主謀者黃師宓儂廷侯儂志忠等戰沒於陣未
有剪其羽翼而能飛剗其腹心而能全者也故宵遁
矣嗚呼智高之謀十餘年間招納亡叛共圖舉事十
餘月間連破十二郡所向無前夫豈自知破碎奔走
在於頃刻之間乃知名將攻取真自有體哉二月甲
戌改乘轅其月丁亥至桂州詔徙護國軍節度復以
樞密副使召仍曲赦嶺南民得休息矣遂磨桂林之

崖石以書其勳其詞曰

有宋之大 天覆地載 四海正朔 百蠻冠帶

蠢茲狂寇 起乎徼外 父戮于交 逃死獠界

招納亡命 浸淫邊害 邊臣罔上 習尚以懈

率陷邕郭 乘流東邁 志圖全越 肆其蜂蠆

廣城言言 梯衝陷焉 攻之五旬 掠民而旋

賊鋒一至 千里無烟 還據于邕 五嶺騷然

天生狄公 輔聖推忠 情存義烈 志嫉頑克

請纓即路 仗節臨戎 英材遘集 猛將風從

賊之敢闕 實惟天誘 來迓于郊 奄喪群醜

當我摧鋒 易如拉朽 僭補偽署 叢然授首

羽翼既剪 心腹既剗 雖欲自舉 人誰與圖

焚廬而去 回巢以遁 六親不保 曰獻其俘

厥惟邕邊 南國之紀 九洞襟帶 列城唇齒

險固一失 兵糧無時 庶民蚩蚩 鳥驚獸蹙

我公之來 電掃雲關 叛渙斗破 綱領重恢

師成廟筭 民得春臺 天聲遠振 繫公之材

大宋平蠻京觀誌 并序

大宋皇祐四年夏五月廣源州蠻犯邕管陷之乘江流暴漲東陷九城遂至廣州廣人怯戰登陴自固賊

得駐兵傳城攻之五旬雲梯土山極肆其巧城堅不能下乃還經途復殘二郡覆四將再入于邕九害將佐三十餘負虜生口萬計牛畜資寶無筭所過焚蕩無餘楚越蕭然矣朝廷憂之君臣爲之旰食樞密副使狄公青抗章請行願授成筭上重其誠從之先是命樞密直學士孫沔入內押班石全彬同本路經略使余靖經制賊盜命青以宣徽使都大提舉總其節制明年正月己未青帥三將兵至邕州歸仁鋪賊舉衆出城拒戰大敗之騎兵追奔十五里所殺蠻衆二千二百餘人偽署侍郎黃師宓等腹心將領五十七

人死于陣賊首儂智高其夜焚城自遁詰朝引兵入城俾供奉官賈榮就戰場斂賊尸而殮之爲塚于歸仁之南又遣柳縣尉區有鄰聚重傷還城而死并活擒而戮及奔而蹂踐燔灼者復三千二百二十八人爲一塚瘞之于城之北二月有詔即其築爲京觀乃命立石以誌其伐銘曰

庸臣司邊

率職不虔

盜起其間

春蠶爾異類

藏亡納叛

以輔狡頑

窺茲無備

乘虛襲怠

遂肆兇姦

順流而東

列城皆空

嶺表騷然

師徒桓桓

矢勁摧完

天下惻焉

帝命樞臣

擢節屬鞮 拯隆綏殘 師行之律 賞罰貴必
其謀乃專 兵家之勢 動靜有制 所擊無堅
于嗟群醜 狃於常勝 敢當其前 驅彼犬羊
敵此熊羆 血膏于原 棄甲如山 遺骸亘野
百里腥羶 武功外揚 仁心內憫 念及幽泉
有甍之葬 京觀之封 銅柱齊年 天聲遠振
皇澤重宣 永鎮群蠻

韶州新置永通監記

古之建國者義以制事材以聚人八政之先曰食與
貨即山鼓鑄三代而然禹鑄歷山之金以禦水禍湯

造莊山之幣以拯旱虐周以金錫之利分隸虞衡唐
以柳桂之郡並建鑪冶貨之所產本無定處興造之謀
期於便事而已國家平一諸夏寵綏四海開寶興國
之際收復江閩因其故區作為泉布時移歲積地產
靡常比年已來治民幾廢焉今天子嗣位之二十七
年特詔翰林學士葉公清臣宋公初經度山澤之禁
以資國用乃僉作奏曰謹校郡國產銅和市之數惟
韶為多而處嶺阨由江淮資本錢以酬其直實為
迥遠謂宜即韶置監分遣金工以往模之歲用銅百
萬斤可得成幣三百萬三分其一以上供餘復市銅

幾得二百萬如是則其息無窮矣詔下其議於廣東
于時轉運使直太史傳公某知韶州比曹副郎樂公
某協恭承詔以經厥始郡有故堞號爲西州遺趾高
平宛出郭外乃相厥土墨則食焉九棟宇之制管庫
之嚴詢于故實斷以心匠模沙冶金分作有八刀錯
水登離局爲二並列關鑰互有隄防當其中高控以
廳事誰何警察自無逃形其鈔錯之備用薪炭之兼
蓄別藏異室布于兩序出內謹密前爲大闕治官列
署于闕之南群工屯營于垣之外市材于山市甃于
陶雇工于巧凡手指之勤筋力之用率平價而與之

金不發帑貲不徭民籍而功用成爲屋八百楹最材
竹鐵石陶旣之用一百四十萬惟材木六千資于連
山釘口十萬出自真陽餘悉辦于韶之境而民不知
役乃知循良之政誠自有體哉以皇祐元年龍集巳
丑三月甲午始築其基而飭其材八月辛酉棟宇完
範鎔備物有區工有居九月巳亥大合樂以落之董
舊巧募新習勗怠勵惰綬以程準日課千緡不愆于
素初郡之銅山五歲共市七萬前太守潘君一歲市
百萬及樂公繼之乃市三百萬明年又差倍之歲運
羨銅三百萬以贍嶺北諸冶苟非主計者通其神提

綱者揚其職守土者宣其力則何以協規矧模成効
之速如是哉且韶被山帶海雜產五金四方之人棄
農畝持兵器慕利而至者不暇十萬窮則公剽怒則
私鬪輕生抵禁亡所忌憚緩其羈繼則鷹執而陸梁
急其銜勒則獸駭而踣齧故境壤雖狹而獄犴冠抄
常倍他境必資威肅惠和兼被于物乃成善政觀此
圖功賦事精至詳簡則民之受賜其可知矣初以遠
方置監議者不一故朝廷有以待之明年四月乃下
敕賜名永通時天子親享明堂之歲五月記

海州社稷壇記

古之言社稷者其尊與宗廟等諸侯始封授以茅土
歸其國而立社上以尊天子之命下以教民美報也
漢制郡縣置社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著于祠令則
知郡國雖異而祀事無改春求秋賽未之廢也東海
郡社稷舊壇貌在孤山之麓地形險迫儀度草略素
亡壇壝高卑之式絕無畛域外內之限牛羊所踐芻
牧弗禁慢神瀆禮闕莫甚焉范陽祖君擇之慶曆戊
子由蘭臺丞佩郡印既下車之三月以爲群神之在
祀典者衆矣惟社稷得用籩豆奠贄幣以脩萬民之
報而祠所弗嚴何以示教乃相羨土改而築之去舊

趾五十步得平壤焉廣輪數畝命以官田易之封土
爲壇陞降有陛龍舂據古一本於禮樹以所宜之木
敞以門墻奉祠執事者齋有宮侍有次又閱章聖皇
帝所頒崇器制度未如制者咸俾新之於是政禮具
舉人祗交感風雨以時田穀順成秋八月行事于新
壇以報神福民心熙熙覘盛儀而樂嘉應也於戲擇
之以通材遠識屈在外補觀其臨民賦政先於典禮
得古君子之風焉脩淫祀以求庇者得不愧乎督役
者胸山令李良輔云

同遊泐溪石室記

人之歧高慕遠樂在林壑者厥遊不得其勝則無所
記焉地之蘊靈靈者於方域者所賞不遇其人則無
所發焉遊賞之會其難乎哉予以分司歸韶之明年
江夏黃君子京始宰樂昌其明年以書見遺曰弊邑
雖小地多勝槩泐溪石室宜為稱首元和中番禺從
事李文孺嘗誌其遊惜其景出極暉之右而文不逮
於到難故使茲山不甚顯聞於世若迂高車以辱臨
之願去道第蠟履以從又明年乃往遊焉其始去縣
郭西北平行五里而近西為大山其厚無極東亘高
阜積石所成澄溪下流人迹中斷揭溪即阜屬當大

窾外若敞扉中如華屋平有度造之廣高逾結構之
隆穹中四注屏舒玉削幽崖婉入如曲房小檻之容
斜窻貫旁通有連甍接廡之勢屋瓦覆藉閉陰闢陽
冬漏暖脉夏含爽氣天地炎涼所不能制固仙遊之
所宅岳樓之嘉致也既而徧覽幽趣度逢前軌洗塵
而視則有陸羽題名墨迹在焉張炬而入則有六祖
偃息石牀存焉嗚呼苟非子京奏刀恢恢之暇以奇
勝見招何由崎嶇百里一屆其域及窺陳迹則古之
賢哲寢處為常乃知世稱今人不如古宜哉子京時
又招攝尉唐某進士譚某同遊既書名于壁復繞石

以誌之今天子親享明堂之歲三月二十五日記

韶亭記

賢人君子樂夫佳山秀水者蓋將寓閑曠之目託高遠
之思滌蕩煩絀開納和粹故遠則攀蘿拂雲以躋乎
杳冥近則築土飭材以寄乎觀望惟韶山去州治八
十里自元精胚胎陽結陰流不知鑪錘者誰獨秀茲
境在昔虞舜南狩蒼梧九韶之樂奏于石上山之得
名起於是矣國家丕冒海隅擇材綏遠殿省丞潘君
伯恭特膺詔選來守嶺阨鋤強構弱有意於古下車
暮年人用休息乃曰山為州鎮厥名尤著自秦開五

嶺迄今千載憑軾之使泛舟之賓大麓之下徃還如
織不知觀矚之地以爲山榮豈守土者許近而畧遠
哉遂按郡謀而相之背山東渡五里而近得地曰靈溪
即道左建亭而山之奇秀森然在目矣倅來以圖授
之矩畫先是賜紫僧法崇者推誠導慕衆所欽信嘗
於康衢構榭以壯州邦既勤基締將資縣廩太守曰
吾以敷朴化人無事於侈可去華就實移其用於茲
亭崇曰明使君之言非唯集事兼存爲政之體繇是
捨飾畫之浮費市梗梓之美材特畚築運斧斤者于
來而樂成矣越再出魄而亭就則茲山具美纖芥無

隙屹者如闕闕者如庾平者如臺呀者如谷向者如
闕背者如逃人立鳥歧霞明霧暗瑤室千仞青螺萬
疊殊形詭制紛不可名驅鬼投物巧不能備信塵外
之絕區也既而請名太守曰亭以山措而能盡山之
美其名韶云歲月日記

湧泉亭記

嶠南溪山之勝曲江稱最然其絕境多在遠郊徙州
治以跨二江百餘載矣亭榭池館面高臨深前翔後
續不逾雉堞耳目所詣不爲難能尚書外郎杜君挺
之之爲守也獄無冤私賦役以時事舉條領民用休

息近郭勝槩亡不周覽梁濟真水越一長亭得湧泉
焉如其出喧囂入杳霭層巒曲澗山風碧相照瀾極崖平
泉源在焉橫崗屈盤隱若伏獸疏窻爲沼泉出石壩
大若濤湧細如鼎沸久旱不竭經冬常滿南方瘴暑
酷如煖焚暫息泉上寒悚毛骨挺之乘間一來吟酌
永日自非嘉賓無預茲賞傍有精廬因泉得名於是
知事僧謀於衆曰古之君子必觀於水蓋有道焉齊
氏之名千載若存蓋有遇焉今太守適意水石而露
坐泉傍雖曠淡自適豈吾人之所安也乃募金伐材
請亭泉心貫之飛梁虹橫波際翼以堂堂室備賓遊之

憇外營礎磴爲民事之觀挺之暇則造焉以滌煩慮
既罷郡歸闕且半歲某與後太守潘伯恭南康倅李
仲求共陟泉亭一飯一啜不同於俗皆當時乃書名
屋壁以誌其遊後一月又書亭之始以寓仲求請模
石而書之因歎曰韶處嶺阨雜產五金四方之民聚
而遊手牒訴紛拏稱倍他郡挺之以誠應物庭無留
事日自適於山水間乃知爲政自有體也斯遊斯景
書之其無愧挺之名且伯恭名夙仲求名定慶曆七
年五月日記

韶州新脩望京樓記

廣之旁郡一十五韶最大在楚爲邊邑在越爲交衢
治城居武水東真水西古名虎溪唐境壓騎田大庭
二嶺故地最善而名著均之遠官得名城暨善地故
其擇守於等夷閱人最賢唐漢之西都也繇湘衡而得
騎田故武水最要今天子都大梁浮江淮而得大庾
故真水最便騎田雖乘駟舊途而王官往來太平水
道是以風亭水館高臺上舍徙在真水不視溪山巧
拙而偏診左臂者勢使之然耳今郡守河內常公承
命而典城也心樂易而政悉精力先是郡歲課丁夫
刺船南海餽鹽數十萬石俗固繇力而薄產矣又重

之以困擾日益窘急而般亦獄訟公之下車適遇主計
集賢張公显之乃謀所以息民之策斥工巧占名之
卒以代之故民釋重負和事亦簡人和於下嘉氣應
之風雨以時百穀用登政有餘力而廢墮茲緝惟虎
溪浮航之道帶遶闔下捷閉僅存而雉堞樓櫓之制
弛然莫具前所謂偏診左臂之失也公因暇日撫睥
睨而四顧則山川鬱葱之氣森然滿目既嘆且喜其
久蔽而有待乎乃命畚頽土完缺甃飭美材籍士伍
順啓塞之訓以門其下因臨觀之美以臺其上民不
嗜公不匱而厥功以成飛軒繚砌一望四野重巒複

岫周遭萬形煙顏雨態遠近異色溪流澆澆逗碧洄
清鳥聲漁唱出入杳霽君子謂其訪境也皆絕其命
名也必古身居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故臨其西
樓曰望京之樓飲醇酒者不忘於獄市寒車帷者能
廣其觀聽故署其入之門曰通闡之門除道梁川而
鄰國先交故標其出之門柳陽之門登高懷古而舜
祠在望故題其北臺曰聞韶之臺目與心俱適心與
境俱遠浩然之氣來摟人身如躡壺中而眇物休也
非守臣之賢此景孰為來哉簷廡環合凡二十楹其
形勝之遊目觀之美甲於邦城智者創物未豈徒然

又况登陴之際民瘼可詢乘傳而來郊勞為便亦所
以輔官成而尊主命也時寶元 年正月日記

韶州真水館記

真水館者郡守田曹副郎清河張公所建也按地誌

真水出大庾嶺

字本從水從真今朝以音祀廟諱故改為真

南與武水合

二水回曲而流故名曲江虞舜南巡奏蕭韶於群石

之右故名其山曰韶由是州以山名縣以水名凡廣

東西之通道有三出零陵下離水者由桂州出豫章

下真水者由韶州出桂陽下武水者亦由韶州無慮

之官嶠南自京都沿汴絕淮由堰道入漕渠沂大江

度梅嶺下真水至南海之東西江者唯嶺道九十里
爲馬上之役餘皆篙工楫人之勞全家坐而致萬里
故之嶠南雖三道下真水者十七八焉劉氏之自王也
割韶之壤置英雄二州壤雖減而道如故韶於嶺外爲
劇郡宜矣今上嗣位三改元而得景祐其三年公自
潯江郡易地而領是邦政均而易從令約而易入兩
潤霜嚴施之有宜補墜起廢理無遺具先是郡有二
館一臨武水曰清輝一據城之東隅曰皇華惟真水
之要津則皆亭以居艤舟之次公乃與賓佐謀曰若
天子之使諸侯之賓將王命宣民風乘舳舻由真水

而至者不授以館則餼牽積饋雖厚不得盤桓上舍
優游山水間地主之禮猶爲缺哉然由是擇境於勝
相地於隙取材於羨餘取工於卒徒民不知役而功
用畢東瞰真水故即水名之凡一堂一皇二室兩廡
以翼于門宿息并樹具焉前構飛閣命曰仁智樂山
水之趣也煙齊遠水風生白蘋欄檻千家松蘿四望
真仁智之所樂也後之至者有以見清河公求瘼之
外又能樂山水之嘉不獨飭厨傳以異上賓蓋將使
仁智者同此樂云耳時景祐五年歲在豕常四月日記

古者諸侯宮室車服各視其命之數故臺門露寢將
將耽耽自秦人罷侯漢泐魏襲郡有守州有牧頒條
詔專生殺慮其久而固人心必三歲而易之脩職真
於天子在千里外則速促其期再暮而易者故州民
視刺史如路人刺史視公堂如傳舍民病尚不肯療
矧肯完葺廨宇耶韶在番禺之北去天子都城三千
里而遙故為遠官去留之心不固又可知矣皇上即
位之八年以今尚書外郎太原王君守其土下車之
始綱目咸振束黠吏以繩墨制強宗以斧斤威聲一
馳境內知禁然後險者傾瘡者平痼者愈魘者醒仆

者起昧者明霜清物寒日和春融畏愛所交衣披黔
首於是中詔得比內諸侯滿三歲後所請也政成事
簡地居衝要築室卑陋人何所瞻不欲視廨舍如前
人之視民病也繇是因基構程用度壯棟梁麗榱楠
山有羨材不賦於民官有繕工不與其役煥諸侯之
采章謹列郡之儀式挈壺所以授朔樹戟所以示威
乃伉高門以備其制分爭辨訟夙興夜寐外皇中堂
各有攸處首徇公也克穴防姦簡書山積虎符領兵
罷甲犀利對峙二庫加以層樓謹曝涼也接賢序賓
容且舉觴則有東西小廳地暖春早百卉先媚亭曰

探芳疏池醜流一水迴合亭曰環翠射侯之亭曰百
中可以觀德也燕居之亭曰清虛可以頤神也暈飛
翼舒不偕不偏城隅一樓景最奇絕東溪北山秀在
眉宇落成之日露龍衣竹柏味飴顆珠圓美可愛亭曰
甘露紀嘉瑞也至於胥史分聯廩儲供上風雨之庇
使葺之工既畢民吏趨走扶伏固請鑿石刻文以紀
成績星飛一介見辱嘉命謹按圖經控扼五嶺詔爲
交衢虞舜南巡奏樂於此郡有遺跡因山得名漢置
曲江縣爲南海之望邑晉立東衡州居湖南之屬城
齊梁爲始興郡置內史以蒞之僞劉劄據析其地建

英雄二州故始興之名移於他部皇朝開國軍事民
政咸俾儒臣領之邕容經略名存實亡擬於舜韶彼
則負矣膏齒江湘咽喉交廣地之重也霜露北均疫
癘南盡氣之和也霞駭萬拱雲蒸千礎署之廣也合
是數美爲郡國最不亦善乎君以天聖庚午自殿中
丞領銀菟符暮年之間再增秩至屯田員外郎則爲
郡之才之政爲萬乘知可見矣明道元年十一月日記

武溪集卷第五

武溪集卷第六

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贈尚書左僕射累贈
少師謚襄公余靖

記

潯州新成州學記 洪州新置州學記

饒州新建州學記 雷州新脩郡學記

康州重脩文宣王廟記

興國軍重脩文宣王廟記

惠州海豐縣新脩文宣王廟記

筠州高安縣重脩縣衙記

楚州監城南場公署壁記

楚州團練推官廳壁記

潯州新成州學記

桂林之南州郡以十數潯為善地鬱江東注上無羗惡蠻溪獠洞不際其境民之從化豈間然哉國家題期敷佑丕肩嶺海偃革橐弓七紀于茲亦嘗詔牧守立庠序以崇化厲賢為本而吏喜文法自進故於教育之道缺然慶曆紀元之七禩京兆杜君應之被詔守土下車三日進謁先聖祠宮既而芴立周視見其庭堂卑隘像設隋剝冕皇服章不中程式瑚簋之制藝

雜常用攝齊樞衣居無容席乃喟然歎曰明經進士之科其待賢也久矣州人未嘗預太常之第者蓋教之不至也乃大相厥土而營學宮卜郭之東龜則食焉肆命從事刁君紆以董其勞鷓屋衮服正厥王禮配食從祀各列像次為堂平東尊師教也築宮于西潔齋祠也翼以二序布為校舍旦坐塾門人知所觀廟學既成明年仲春行釋菜之儀爵坵俎房壘雲洗海丹縣矩矱一範之禮奠幣飲福仰登俯退相者肄習其容濟濟諸生袍鞞陪列終事越翌日經師執帙以正厥位聽徒就席坐立以齒出規入矩啓憤發排州人

觀者知邦君以齊魯周孔之教而為政先與夫束刑
名爭尋常以圖進者異矣先是邦之秀士白堊等聚
而議曰君之不訓于我而廣其黷樂育俊民俾邦其
昌我不可不贊其成願以私錢十萬以官之費故
是役也不發帑金不誅民財而人用休息已事俾以
狀來謁記予謂杜君上以宣朝廷嚮也字之意下以成
州里興賢之本能使遠邦學者異時取名爵於朝當
自今始真善教者可記也哉

洪州新置州學記

三代之制天子之學曰辟廱諸侯曰泮宮黨遂所居

必有庠序黷菜之奠其來舊矣蓋孔子之道萬世師
表故黃唐氏尊之以王爵奉之以時祀而禮用祭菜
夫祭菜之義本於太學存廟而廢學者禮之失也大
江之西處都會而山水佳者洪為率郡之造秀以又
獲仕歲有人焉固宜興學校以寵其俗景祐改元之
明年天水趙榮叔平以祠曹副郎兼東壁圖書之職
來守是邦前弊擿蠹樹立群善和氣被境庭無宿奸
乃思本朝一祖二宗承平八十年垂白耆老不識攻
守之罷今上復好文以守成業而學校之風未甚流
布殆於守臣之闕請遂露奏豫章介在江左為支郡

準的援南西二都暨上始封之國爲比即其祠宮頌
建黌舍詔從之繇是葺舊模新補敗增卑廣其墀垣
峻其廉陛或易祿而朽或築基而營起椀爲隆變部
爲豐寢殿奕奕儼然南面龍衮珠旒備乎玉章自高
第弟子至漢魏大儒坐而侍壁而立于堂于廡列像
有次考室百楹以處生徒凡大夫士庶人之子爲俊
士者皆許游焉仍乞上庠鏤版書以賦其時習給間
田五百畝以充其日廩選文行之士觀察推官陳肅
摠其衆而謹其號令事由中覆咸得請焉又俾設色
之工以夏商周車服珪璧椀俎彝尊之器見於經禮

者繪之講論之堂使朝夕觀焉孟子所謂樂得英才
而教育之者其是之謂乎鳩工於三月庚子告成於
八月庚申役用卒徒不勞於民賦以羨材不歛於衆
而克成焉噫漢襲秦令以太守領郡而泮宮之制闕
焉其或著理効稱循吏大抵謹繩墨挾鈎距尚威刑
以束縛人耳能知學校爲教民之本者惟文翁唱之
於蜀故司馬相如王褒之徒用文章掄揚漢美與三
代相照耀於先後者文翁之力也後人復聲而和者
亡幾焉蓋學校之益人也緩威刑之取名也速故爲
政者有所趨焉今叔平以文學舉進士而升鼎科以

器識居官途而歷顯仕復能敦大教之本儲詩書而
萃英髦以尊聖育賢爲事夫其遠大安可量哉與夫
傲福於神盛祠廟者異矣又豈知其人戴之不若或
翁之於蜀耶某以上書忤旨貶筠州道州大府目是
懿績故爲之記云皇宋景祐丙子歲十月日建

饒州新建州學記

漢魏暴秦之餘治定五世乃刊著功令建郡國之學
以育雋秀文翁作守巴蜀克變其風比於齊魯豈然
稱爲循吏之首者謹詔令善條敷也國家承五朝之
李刻楷雍偁祖功宗德翔翔四裔今上興其治本二

紀于茲乃詔郡縣立學祥廷褒博是歲都官副郎清
河張君自南海憐車移守鄱陽舉遺脩要事亡不緝
一日集其僚而謀曰今天子思得賢後基固太平詔
啓黌校以廣聲教郡國當以新書從事庸副上意且
古之教者以學校爲本卿佐脩之於國父老脩之於
鄉旦而里父坐塾上以視民之出暮視其入以勗怠
者又師氏保民以德行書射共訓于民鄉之秀者移
之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皆學之制也善爲
政者固當先之矧奉天子之詔乎先是郡先聖祠宮
棟幹隳剝前守亦嘗相士而未遑締構也君於是即

其基於東湖之北偏而經營之郡之秀民聞是謀者
爭出家以助其費乃命從事之賢曰胡宗堯屬城之
良曰朱琬籍而司之得資三百五十萬於是令畚築購
榘梓利匠器程工力度堂室謹儲峙朱墨之督一本
規矩遠枕城闕取乎居國之陽傍睨湖光象乎雍水
之半嚴組豆之習以隆乎禮王師資之位以傳其經
萃乎群賢貫之六藝悉三代之遺則也乙酉仲夏始
庀其役越暮年而有成凡為屋百二十楹晝講夜習
各有攸居又市美田三頃以賦其日廩仍奏署屬縣
宿儒胡寧以為其表率真君子樂育英才之意也移其

意以及於天下其善豈可量哉文翁范侯不得獨擅
美於前史矣

雷州新脩郡學記

三王四代質文殊迹圖治之本惟學為先間有塾堂
巷有校室矧於郡國其可廢耶本朝一祖三宗以聖
繼聖夷落之外威無不驚海寓之內澤無不浸先皇
帝頻詔郡縣謹貢條精里選廣生員啟黌舍講經藝
崇儒術然而州邑之吏或迷於簿領或急於進取故
於承流宣化有不至者海康郡瀕海之樂郊也地域
雖遠風俗頗淳聖訓涵濡人多嚮學頌條者怠於誘

道無乃上格明詔下聿群望乎駿省丞揭陽林君奕
世儒家被服文翰既奉休命出守是邦樂得材賢而
教育之乃援前詔廣學宮而新之相地考古必就少
陽之位春秋釋菜則先聖先師之像不可不嚴也朝
文註講誦則函文按武之堂不可不廣也群翔博習則
居處下可不莊也勸勤黜惰則號令不可不肅也將
俾其稽古力行以孝顯其親以道致其君不徒習威儀
考聲病而已矣今天子紹堯舜之明內脩曾閔之行
揔攬權綱旁求俊乂固應弛弓旌空巖穴以收四方
秀茂之傑益闡先王夷易之道也諸生當體

意以副國家崇學求賢之詔也書來正馬詞敢以此規
嘉祐八年九月日記

康州重修文宣王廟記

古者立學必行釋奠之禮天子諸侯皆親臨之周人
祀周公魯人祀孔子為先聖自漢已未遂採用魯禮
蓋三王之道備於周堯舜文武之道備於孔子故後
世無以易之而加崇焉孔子之教與天子正朔相左
右以被四海雖庠序廢興靡常而廟食不絕者教之
存焉耳康州在嶠南千里北人踰嶠而至者率以南
方暑濕憂畏疾瘡墮穫于內尅日月以計歸宜乎政

之或未暇緝也歟省丞李君仲求被命到郡自以壯
年蒙國委用得守土宇不復計遠邇若向之爲者凡
可以濟當利後人者罔不營度焉先是郡無學舍繞
建廟室以應令奉祠耳廟在子城西偏廣不占畝棟
幹庀陋不稱明德且郡枕鬱江下流其源數千里其
派十數以合而東每春夏積雨流潦潏隘浸淫毀民
廬舍率走高避江怒携細擁弱至入廟下瀆慢神宇
非嚴師尊教之意也迺相爽增去郡東五里而近得
紫極宮之故基而鼎新之殿堂門序凡五十楹先聖
先師及世所謂十哲者皆扶土爲像于殿以致恭七

十子而下又設色肖形于廡以存制仍齒博士弟子
之位于堂以肆經凡廟學之式參備焉既卒工押圖
來京師以謁記屬予有出壘之役而不克書具明年
得罪爲郡又明年迺閱舊訃而誌之廟之成以慶曆
癸未歲董其役者端溪尉王該進士樂其成而來居
者百餘人云

與國軍重脩文宣王廟記

孔子抗帝王之法於六經而百世宗之故其血食與
學校無窮然教之興衰存乎其時惟至治之代其道
乃大在漢四葉始建郡國之學而進儒術在唐六帝

乃克用王禮而尊夫子五代兵革雖祀典不廢羽籥絃頌之音蓋寢矣聖宋在宥七紀于茲今上纂三聖之丕烈綜御大器息武行文澤浸八荒常以隻日視朝雙日講學間歲程文擢多士故天下靡然知所嚮焉郡諸侯獨六府劇部能以營葺黌舍爲請率報聞從之餘或專於督獄賦政而未遑暇朝廷亦置之不問在其自視何如耳與國軍者本隸武昌以摘山鼓鐵之利遂建軍壁故廟學草創而不完景祐受冊之明年太原王君以成均博士知軍事剛斷柔惠敷和於下剔去蠹螫民懷其生柅車暮年簡肅成政乃謂

其僚曰古之善教自學校始家塾黨序職在鄉老况今領縣立社以有茲士人不知學何以示教先聖先師之祠而不若淫昏之鬼何以示德二者皆爲政所當先也惟舊祠在牙城之西風墮雨隙不自撐梧先生弟子居無容席之地歲率常祀俯仰其間實所病焉於是度費飭材以萃百工罷不急之用而用之不瘡於民不割於公而需然餘力以克有成露寢奕奕負陰嚮明龍卷玉璫顛昂其象廉陛巖峻庭序闕廟凡爵於唐讚於先朝作配從祀及得圖形大學者塑坐繪立咸備其制向之不如制者悉俾新之筵開黌

室以登師儒局列校室以來雋秀是焉者處于東偏
又爲二庫藏賜書以勗生徒之業擯禮器以謹春秋
之祀是焉者居于西偏學之稽古先乎制度乃案三
代車旂器服圖之屋壁使來者觀之煥然在前祀之
有齋致其虔恭復築齋室于宮之南湖光上照山翠
欲滴太虛之庭垢慮可滌事神誨人之道備矣新宮
既就而行禮其中邦人怡然知學校之所以爲教也
賓僚以書來俾爲記將伐石而刻之以永其壽年昔
魯人美僖公遵伯禽之法能脩泮宮播在詩頌蓋以
能脩其宮又脩其化故國人思樂泮水而往觀之禮
故不敢讓而記

惠州海豐縣新脩文宣王廟記

夫教化之本自學校始學校之興自鄉遂始周人有
鄉先生遂大夫分掌其令以謹其習而薦其賢能焉
鄉校所建則有皮弁之薦小雅之歌以享先聖先師
古之道也自秦人焚蠹食六國廢周之令詩書之教輒
於蟻蝨漢興雜霸學者惟集于長安郡縣之學寢微

矣唐室雖欲尊儒而不得其本春秋祭菜專為孔子
祀宮已事而遂鬱生荆棘因循其弊以至於今矧今
之縣令惟以斷笞杖督賦租為稱職耳其能勸學以
警俗者幾何哉吾友譚君初命為海豐民守農畝吏
守曹事闔境恬然夜亡犬聲下車暮年政既成矣乃
曰習俎豆所以敦風俗興學校所以勵善良嚴祀事
所以教肅祗考前計所以辨制度古之建學必居公
宮南之左明堂亦學也在國之陽縣雖小亦國也子
男之制其可忽哉舊有廟學處之西偏編竹覆葵以
為其宮隙雨露風以昏其像歲二月上下率諸生祇

其常事跼蹐庭下退與諸生謀建新廟而崇學館請
生聞之頹頹私楮以贊其成遂狀其事得請於州徙
祠舍於邑之東南隅伐山欵材易葵以瓦冕服玉璪
儀容大備顏子西嚮以為先師十哲坐塑以為從祀
丹朱其器以薦乎牢醴堊白其堂以業乎講誦工既
畢遣書請詞以識之夫素王之道猶天地之大日月
之明江海之浸陰陽之變日用於百姓而不知其仁
澤及於萬世而不為其私口頌目訾不加損益所以
尊而奉之者教之所存焉耳今海壖遠國王化廣被
夫子之道同其汙隆興葺黌舍希風鄒魯此亦政之

所有焉耳乃書之以示於後康定二年六月日記

筠州高安縣重修縣署記

國家以縣令專調選部用人為輕故難理之邑皆命寺監少署丞佐之官以為之長由保任得寺省官者必之兩川以廷謝日為次未之兩川而之他處則為權入大江之西縣不滿五十難理者三十以風波之險獄訟之繁人固畏之而不來其來以權入為資久者或踰年少者三數月其闕也又三數年民之病所以痼而不瘳者其由是乎為政尚然室屋頽圯其誰顧之哉高安劇邑也籍在難理中皇上以景祐

冠年之初高陽許君舉進士登甲科得秘書省校書郎試治茲邑故得久於其政君啟迪中道斷茲搆窮罪之所在雖強必刈志有所守雖威不移吏畏其明而罔欺民信其令而必從滿三歲朝廷嘉其成績就增秩為廷尉平不易其地君之始至也上漏下濕不蔽風雨越三載庭無留事乃議為署以下攸寧取材計工皆於農隙踰年而後成民無勞焉量飛鳥革百堵之興一本於制度畫訪夕脩四時之居各為其區處至於室容宴豆亭張射候可以序賓可以觀德古君子之事也向使踰年而去則於是署也不暴斂以

成之則隳其基必也守宰之不數易觀此可以知政
矣署既成俾予記之不敢為讓景祐五年十月日記

楚州鹽城南場公署壁記

國家循漢舊制籠山海之藏以佐經用海濱斥鹵至
廣而民食至急故歛散之權不可不專其法一緩則
奸人大賈擅之矣此所謂與奪貧富之柄也淮場資
海置鹽亭者州軍五楚海通泰漣水也古曰直今轉
贍桐栢以南踰九江及荆衡之郊凡六十餘州最天
下之鹽歲入息錢三十五萬萬而淮海之鹽息錢實
二十萬萬其富國也博矣故宰盆禁地必擇官以董

之自計相及其佐及主計于外者迭舉潔廉幹濟之
士以充其選然自建元迄今殆且千稔而尚有遺利
者豈廢置不常當官者未之思乎景祐初太史吳公
遵漕淮南粟兼制置使公事乃奏言楚之鹽城造鹽
之場七皆售縣倉亭竈某列相去且百里掌出納者
以倉為主而不出郭郭故私煮盜販散漫不能禁請
分南五場傳海七十里命一官督察之俾火伏可見
私煮可禁天子是其議可其奏公因舉殿直曹元素
莅焉其收果溢舊數秩既滿今三司副使張公存復
舉曹君供奉以續其職曹君生貂蟬之族而能以清

勤自飭才爲人知官無遺事是將復大其家者也欲
書名於署以謹其始且爲他時之誌以書來請遂記
之云寶元元年十二月日記

楚州國練推官廳壁記

漢制部從事佐刺史提政綱而舒卷之其編氓勞逸
群吏善否錢刀盈縮獄犴邪正無慮朱出墨入咸得
婉美其畫白府而損益焉有唐天寶之後宿兵四郊
分建元戎以屏王室大者擁施而制數郡其次持節
而顯一州各立監佐輔其條教然郡曹掾不得聞軍
謀軍尉於民事亦如之蕪而贊者必求文雅之士爲

其上賓故叅謀幕府公使名而命之山陽楚之東都
北遼淮東負海漕渠貫中天下輻輳者半四達用武
之國南走廣陵爲大府故持節者不得制旁郡團練
之名得於此矣皇朝命文吏領州將懲諸侯之專也
賓佐之任委於選部累資計考不由辟召而主禮輕
矣先是團練推官受署之館位得其表接賓客分曹
局列厨廡容妻子各有攸處前居是官者才譾而權
不足郡都尉緣隙而豪棄之徙居河亭才庇風雨近
市而置焚巢而危孰謂宮庭返隘民舍枝梧湫底何
以觀政蘭陵蕭君江左之秀由進士擢第再命而佐

五溪集卷之一
十四
楚會某人爲太守仁賢協贊綱領克振民得和氣軍
無怨聲議政之暇謀及居室乃根源前事上白廷中
願遷爽塏以正民之瞻視詔可其奏乃擇地於子城
之東南隅出帑金市山材興卒徒利工器一毫不取
於民間費府緡若干萬考室若干上棟下宇可以避
燥濕高閑厚垣可以卜清曠噫世之處官局者苟非
因循卑陋則興役動衆疲勞下民矣今蕭君革因循
之弊絕罷勞之役而安厥居愈見其兼濟之能也異
時享大名器佐王之國則觀其佐東諸侯之政斯得
之矣若乃塗稅輪奐亭圃嘉美本無意於華侈故畧

